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三

井

疏學

莊公

穀梁隱桓爲遠世定哀爲立世從莊至昭爲一世在立遠之問因有伯也故從莊至昭詞多同小有升降而已

疏

魯世家莊公名同桓公子

元年

年表周莊王四年齊襄公五年晉緡公十四年宋莊公十年陳莊公七年燕桓公五年衛黔牟四年蔡哀公二年

鄭厲公八年子儀元年曹莊九年杞靖十一年秦武五年楚武四十八年

春王正月

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

桓薨于齊難與內弒不同然其事相類故師段以爲說

繼弒君

不言卽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卽位

也 解在桓元年

三月夫人孫于齊 春秋奔為討賊明此方當屏之于齊不宜受其歸也孫同薨例日不日惡也又以明未歸

孫之為言猶孫也 若退孫不自當者然 諱奔也 言奔內

奔與殺為討賊詞于此言奔明得逐 接練時禮十三月而練

之也變文不諱此諱者有尊親之異 故弒君之罪也謂討

故曰接猶錄母之變 錄猶錄囚變謂大故弒君之罪也謂討

未至練也 義疏 討賊為嗣君首事練時期斷可以出討練則當于四月

之本未至魯以孫言者起討之故孫邾同也 始人之也 人謂

昭奔言孫討夫人亦言孫美惡不嫌同文也 始人之也 人謂

其屬如路人即不稱姜氏是也始謂首事以明法父尊母親

討母以報父仇不以親害尊也莊知有母不知有父絕屬以

明其討母細私 不言氏姓 據孫邾猶言氏姓言夫 貶之也 子劉

云絕文姜之屬 疏 春秋罪重者絕骨肉之屬離人倫之親至

不為不愛其母 疏 賤乎賤者也故有大故不奉天命者皆絕

其天倫用致夫人曰文無天是也殺二子人之于天也君天

言美弑夫不言姜氏者弑夫罪重殺子也君子畏天

命以道受命傳曰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于人也君子畏天以

言受命傳曰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疏也春秋重命

以君尊不若于道者天絕之也春秋貴命以治臣而本天以

于天天爲君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稱天王

之主道爲命疏謂爲天臣明當承天也稱天子謂天子之當

順天也王至尊以天臨之如臣子之禮故傳曰雖天子必有

尊也天子朝日用朝禮如臣子禮絕者如王言出宋稱公蒲

社災是也傳曰文無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左氏不稱姜氏

天亦以天治之也與傳同不用命者皆以人疏傳曰桓無王也人絕以君討之

絕之謂以君命討之也人子大受命天子爲天之臣子

法討之得絕其屬不念母也臣子大受命當守道以奉天命

諸侯爲天子之臣子當奉言以順王命受命董子順命篇

不肯于道言大者春秋貴命義莫大於此疏曰人之於天

也以道受命其于人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絕之不若于言者人絕之臣子大受命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于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躄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曰不奉天者其罪如此按傳義孤證董子說最明故附焉

夏單伯逆王姬

逆左氏作送形近易誤然天子大夫爲監於魯作逆者從至京師之辭也作送者從天子召而

使之從京師至魯之辭也義實相通

單伯者何

據天子卿有單子又稱字吾大夫據與內臣同事

之命乎天子

者也

魯見四監者單伯夷伯祭伯祭叔是也傳于祭叔又云天子之內臣所謂天子內臣卽吾大夫命于天子之變

文也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于方伯之地

疏

公羊同魯爲方伯天子命單伯爲監食邑或單父與命大夫故不名也

傳曰天子大夫不名諸侯大夫

臣無論矣在外則祭仲原仲女叔皆此例自漢以後此說甚微

疏天子大夫不名諸侯大夫命于天子者名氏並見命

于其君者名而

其不言如何也

天子召而使之故不言以其義

不可受于京師也

据臣魯當言如爲義不可受亦以拒邪命其義

不可受于京師何也

据天子嫁女禮得使諸曰躬君殺于齊

疏

俞樾說躬君當

使之主婚姻

班氏云王者嫁女必使同姓

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必使

同姓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也故使攝父事不使同姓

卿主之者謂天子卿不使列土諸侯尊加諸侯爲威厭不得

舒也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者諸侯親迎入京師當朝

天子爲禮不兼春秋築王姬與齊爲禮婚媾乃嘉禮新有父

爲禮非正也齊侯內通女弟外殺人君法所當誅不討失道一爲婚失道二使魯主失道三也其義固不可

受也

春秋貴義不貴惠信道不信邪周使魯主昏邪命也以義言之當拒而不受故不言如使如天子大夫自私行

逆王姬以辟

莊公逆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于外當地不地而曰外非外也非外而曰外諱與齊爲禮外王姬不受邪命也不言

如命使魯若不言齊侯來逆皆拒

邪命使魯若不與其事者然

築禮也

据本事

于外

据主昏不在外築

非禮也

据變其實而託于外知非典禮之正築

之爲禮何也

据變以合正諸侯館不須築也

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

公門謂廟寢門

出親迎出車嫁于諸侯必受女于諸

侯禮也諸侯嫁女大夫則不出公門於廟則已尊

於廟則已尊

禮天子適諸侯舍于

廟若在廟則以天子禮待王姬失

於寢則已卑

寢公羊作小寢諸侯所居

之過尊非禮也。公羊作路寢

諸侯嫁女於敵國女自寢門出親迎者于寢相授若王姬於

寢出則禮如內女天子女禮制異以諸侯禮待之過於卑不

可爲之築廟寢出節矣不嫌于天子卑不嫌于內女有節度

也

疏按以上

同公羊築之外宜得正

變之正也

左傳爲外禮也變者異於常禮正謂

得禮

疏魯莊忘仇親與狩即無緣此時能築於外又有告廟

外使齊魯不相交接若王姬過竟魯備館舍者然變接內之

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

疏據變而得正所變宜得禮

仇讐之人

齊侯非所以接婚姻也

疏謂齊侯來接公衰麻

公在大祥非所

以接冠冕也

疏冠冕諸侯冕

當時築于內莊親與齊侯相接

大恥深惡不可以言王姬至魯外當有館因此託義使若未

嘗至國言于外所以避莊公與齊接也

○按以上同左氏公

羊左氏各言一節傳乃全言之

凡三傳說禮不同者多爲此例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

內據

已避公外王姬

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

齊侯實來則接

可逆于外且于外託辭諱

疏春秋已見不再見仇事數見者

莫如深故再沒其文也

莊公

四

渭南嚴氏孝

隨事起義
不一言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疏陳世家莊公七年卒少弟杵日立是爲宣公

諸侯日卒正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

過五命大國之鄉不過三命下鄉再命小國之鄉與大夫一命錫魯爲方伯例得七錫死而追獨王者與國辭同春秋尊王不目周而曰王如王人王正月是也舉國在諸侯爲狄之在王爲貶之追錫罪人以求婚於齊失孝子心亂先王之制大惡故去天也王莊王也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

諸侯初立朝王遣圭天子使其襲爵命之以服此正也若有加天子進爵慶賞

亦必在朝覲巡狩之時親受

錫命非正也王制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

禮當受命於朝來錫則輕鬣王爵天子失尊與下聘同議也生服之死行之受錫行謂葬

墳墓如禮也王制喪禮祭從生者葬從死者中庸上祀先

所命級禮也從生者公以天子之禮明葬從死者也斯禮

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

夫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時蓋錫命加葬桓公

也生不服死追錫之桓公惡人生不錫之死乃疏生爲方伯

已死追錫之是過七命不正甚矣班氏云春秋傳曰追錫死

矣越胡求悅于諸侯不正甚矣者非禮也大夫功成未封

而從生者所以近養繼孝許慎引傳說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祭

功可追錫如有罪又可追討案甚之者越七命一也來錫二

也追錫三也桓罪人四也求婚五也故春秋去天以絕之也

王姬歸于齊

疏案左傳有追討之制罪大惡極生逃憲典死得加刑如戮

意崔子之棺是也桓公惡人當在追刑之例傳但言追討此

從夷道王法不更加故伐喪經所不許

爲之中者歸之也據尊同言歸從魯

疏歸如專行辭絕齊侯

辭與內女同也不使來逆言歸明魯

重訂段梁春秋經專古義疏 卷三 莊公 五 渭南嚴氏孝

主婚起與齊侯爲禮且明錫命爲釋齊魯仇制人子
與仇人爲禮棄先王命衰罪人違道而行故去天也

義家塾叢書

齊師遷紀邢鄆部

紀據繁國也據下大去傳曰遷亡辭疏遷而不地者不復見

小人加君子紀從此遷從者四年而後舉四年言大去因

國人從紀侯故曰紀侯紀侯實于此已去紀蓋遷于郭

據在紀部據會部據城國也據鄆部分見知爲國三國皆小

下鄆上部部部部國也國同紀而遷齊一時滅四國累

言爲紀侯殺此或曰又一師說公羊以爲取遷紀于邢鄆

據人遷皆不地或曰紀邑與傳二說皆不同遷紀于邢鄆

部傳曰地者邢復見也遷紀於疏據下紀見言大去故以爲

三邑恐其得民爲亂無專地故不言于凡言地者皆自遷

國家未失此國家分散又爲人所遷故不言以起之也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月葬
正例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帥師不言如以為私行惡專

疏莊

時年十五慶父又小于莊公以弱弟將兵以起下弑君之禍慶父凡三見經

國而曰伐

據伐

於餘丘

公羊有口繫邾婁之說一本又有無於字者在公羊當為口繫邾婁於聲

邾婁

邾之邑也

據大夫九伐皆屬邾春秋進邾故邾邑可不繫國

其曰伐何也

據疾火攻

乃有

公子費矣

親則公弟費則大夫所謂將貴也輩伐宋不稱公子此稱公子者時慶父幼禮不責童子

師重矣

師衆

而敵人之邑

謂伐邑

疏

以公敵邑也

公子病

矣獨言邑病

疏

春秋伐邑得言國者邑繫於國重其伐目國也此不目國變文以病公子也慶父莊公弟

則慶父弱矣弱而主兵

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

大夫國體貶大夫所以貶

諸侯譏公子

疏

弱弟不教以禮寵異使主兵用兵不報仇而

則病及公矣

以伐邑

其後卒有弑逆之禍弑非一朝一夕

言邾以譏之也

其一曰

公羊以為國之君存焉爾與

疏穀梁

皆在漢以後此亦君在師中謂公在師中也疏師不言公知此亦公在不

言也慶父幼故知公在而重之也重故言伐也公羊曷也疏也

也不出公兼辟不復仇也為國之君存焉爾也疏也

伐宋此不目國輩事上下有公此不出公文故于伐起地邑者以慶父專兵言伐以起公在輩慶父皆弑專兵有無君之心以公在不言公舊說君

謂邾子邾子傳不言君

秋七月齊王姬卒不日者非內女也故月以明親疏之義內女卒皆日由魯嫁為之服大功傳日以吾為之

變卒之也

為之主者卒之也外女不卒魯主婚有也疏也

服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

檀弓後說以為襄母非新逆者蓋二世娶周皆魯為主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歸也歸也歸也歸也

來會之經以夫人為婦人無外事踰竟皆言國齊莒邾是也從內至此者託辭也疏不地外國地內地以起不踰竟之義公

大夫在國乃地國非國踰竟皆地禮曰男子志在四方故不同女子也月者謹始也惡惡疾其始

婦人既嫁不踰竟

踰竟皆地國言嫁踰竟者禮不內娶必出疆以遠別也

踰竟非正也

劉子云婦人之禮有閨門之脩而無竟外之志非有大故不

出公家班氏云婦人不踰竟而弔者所以防淫佚也雜記曰

婦人越疆而弔非禮也而有疏大故謂出也穀梁夫人無歸

三年之喪君與夫人俱往疏甯之義所以防淫佚絕禍亂

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疏據諸侯大夫會以修事辟公不

言饗甚矣疏饗甚元年迎夫人至饗不歸魯畢喪之後齊侯

如在內辭前孫無姓氏使如二人然此未踰竟傳統言婦人例故言踰竟不爲此事出

乙酉宋公馮卒

此不日者也其日之疏宋世家十九年莊何也其不正前見矣疏公子潛公捷立

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劉子云朔奔齊天子更立衛君齊會魯伐之月者惡之疏不卒

世卿也魯為世卿乃卒翬柔經不卒者皆以非世卿故

滅氏世卿不卒至辰乃卒故以為桓莊不卒大夫也

溺者何也疑微者

疏公羊以為

公子溺也

据下伐衛會諸侯知此以惡事貶

疏公羊與傳小異知柔其不稱公子何也

据翬以惡其會仇

與弑貶

讐而伐同姓

同姓親也與仇

疏左氏云疾之

故貶而名之也

貶公子所以貶公也會仇伐天子所立同姓之國貶公也齊師者齊侯也不言齊侯不使內與仇讐接也故終齊襄不與

內接也惟夫人出會言齊侯起同罪

夏四月葬宋莊公

月葬故也

為提與弑大國例日不日者危其弑

五月葬桓王

劉子云大臣吉服之南郊素服稱天而諡之班氏云崩薨別號至葬則同何也時臣子葬君父安厝

之義貴賤同葬之為言下藏之也所以入地何人生於陰含陽光死則入地歸所藏也月者危改葬也

疏桓諡也葬

而後舉諡所以成德也卒事乎加之諡

侯天子同也天王諡桓莊僖三代與魯同

傳曰傳舊傳文說改葬也据崩在鄭君云墳墓以他故崩

按改牛言改葬不言改者葬事牛物言葬

可知再蒸不言再又雩言又明非雩也

之服志鄭君云總者臣也子舉下緬也据天王崩天王在

上王在下舉天下而也舉下與舉上對文上下謂君臣之辭

葬一人故曰舉下也也緬總字誤衍者舊說謂遜以舉下

為說總或曰說與左卻尸以求諸侯此謂緩喪非改葬諸

非也或曰氏同卻尸以求諸侯也左氏云緩也諸侯

不奔喪也傳曰魯人曰固吾君也也之者也時諸侯不至嗣

王欲求諸侯遷延至七年乃葬直書其事而惡見不待貶絕

也天子志崩不志葬以下釋志天必其時也九月而葬何必

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劉子引傳曰天子何以不

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時志葬故也志葬必

也諸侯當同來奔喪有定制無遲早之疑

危不得葬也

月者危

疏

此釋王三不志崩之傳

近不失崩

近謂入莊

疏

傳以隱桓為遠故有傳疑之事至近則聞見確

世為近代

天王崩又大事天下所知不能謂失于聞見也

不志崩

據莊公十二年莊王不志崩莊十七年僖王崩不志

例不

失天下也

據諸侯失國不葬諸侯以不葬為例天王不

之日月葬不志崩則同諸侯之不葬也失天下如諸侯失國

故不志崩也失天下謂權下移起二伯與政在諸侯天子失

天下傳曰天**疏**春秋以隱桓為權在天子莊以後權在諸侯

絕之是也**疏**天子失權而後諸侯乃得專之失權始於桓

王而盛于莊王故桓志**疏**獨陰不生母也**疏**以下釋稱天子天

葬而莊僖不志葬也**疏**獨陰不生母也**疏**以下釋稱天子天

傳董于繁**疏**獨陽不生父也**疏**獨天不生天謂感**疏**三合然後生感

露有之**疏**獨陽不生父也**疏**獨天不生天謂感**疏**三合然後生感

生必因于人修己吞珠而生禹簡狄感乙卵而生契姜嫄履

跡而生稷三代之興莫不由之人雖由父母而生必感天氣

惟受命有符則其象昭著耳**疏**故曰母之子也可**疏**卑賤屬于其

三合者言帝王有父而生也**疏**故曰母之子也可**疏**卑賤屬于其

父母如任叔

子祀伯姬來朝其子是也。不曰父者感天之子也。可尊取尊

生之義重子母故謂聖人無父而生也。天之子也。可尊。經言

天子是班氏云王者父。疏御覽引保乾圖云天子至尊也。精

天母地爲天之子也。疏神與天地通血氣含五帝精天愛

之也。尊者取尊稱焉。謂稱天子。疏易乾鑿度云天子繼天理物

以養萬物至尊之號也。感精符云人主日月同明四時共信

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宋均云父天圓丘之祭也。母地方澤

之祭。卑者取卑稱焉。卑者亦有父天之義者。天父之天也。無

言此者釋王稱天。其曰王者。據王天子正稱經天子民之所歸

于爲天之子也。疏荀子云天下此謂王爲爵稱爲天臣也。不言天爲天

往也。歸之謂之王。疏子王繫天不疑春秋朝廷之治義以掩

思著其君臣而微其父子故不稱天子。一見示例明臣子同

也尊者之稱天子以下至五等爵子字名氏其無德于天地

之間者州國人氏甚者不得繫國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

謂之閭盜而已無名姓號氏于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疏

秋紀季以鄙入于齊。以字繫紀者存祀兄弟終弟及之詞。疏

字爲

附庸字者三十里如儀父是也與天子大夫不同者天子大夫繫采此繫國與稱弟同故與天子大夫不名有別

鄆 據紀之邑也

指繫紀言以

疏

古者諸侯封地皆有采邑國滅則子孫守之以奉其先君之祀

示不絕賢者後鄆紀之采邑公四十里侯三十里伯子男二十里然則鄆三十里也

入于齊者

據以地不言入

疏 以地皆

以鄆事齊也

公羊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言入者初非齊臣言入起事齊

疏

伏生云齊人滅紀紀季以鄆為齊附庸按奔絕於本國入如反國辭知以鄆事齊也蓋紀侯使其弟如微子事以存

宗廟入者

據下言紀侯大去于此可言奔以存紀也

內弗受也

不許專地故言入

疏 弗內

春秋惡專地許叔復國紀季存紀衆人所許而春秋拒之若曰天子在上事雖善如此猶不許專地則易地專地之罪明矣以地者既此稱字貴之也貴之許之也言入不許而稱字許之以正其義也春秋之法大夫不專地公子無去國之義

君子不辟外難紀季犯此三者盜地以下敵上棄君以辟禍而貴之者曰賢者不為是故託于紀季以見紀季之弗為也

紀季弗為而

紀侯使之也

冬公次于郎

左氏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次止也

据次侯知止也

有畏也

用兵不進是畏敵逗遛耳

欲救紀而不能也

据次侯知

兵事紀已遷猶言救者欲復其國不言救紀不敢訟言救紀且事終未成出公者此與齊仇用兵也下諱公言師者與齊同好和故辟言公也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

祝丘內地月者甚之因饗而月

饗甚矣

承會加甚

饗齊侯

禮男女不相饗

所以病齊侯也

會饗公皆在目中夫人辟公也公

不言饗包于會夫人饗盡其實以歲之以大國侯與夫人爲禮病辱也

禮

饗禮即鄉飲酒禮儀禮爲鄉相饗禮此則

諸侯相饗所謂有公在也

三月紀伯姬卒

傳例婦人不踰夫此卒伯姬者明紀侯得卒者也得卒而不卒明夫國不卒也內女卒而不葬

此葬者起失國不葬也爲一見例

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

据列國夫人不卒

吾女也適諸侯則尊

同据適大夫不卒

以吾爲之變

變爲服也服大卒之也

卒之也

禮姑姊妹女子子在室期

出嫁大功諸侯絕旁期尊得壓不服惟嫁許諸侯則尊同

同則出嫁服大功鄭伯姬是也許嫁諸侯在室卒則服期伯姬以下是也此統爲內女卒發例非爲紀伯姬卒也內女卒例日此月者失國且與日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遇者前已見齊宋衛此再見陳鄭者以見內州國乃言遇也齊爲二伯魯

衛陳鄭爲四方伯故言遇此如宋衛陳鄭災凡記災之國乃言遇也

疏遇者志相得外遇不書書者起齊疆不能救紀鄭伯

者子登弟嬰也

紀侯大去其國

經言大去一見例傳以爲賢紀侯公羊以爲爲襄公諱宋九世復仇之說非常可駭董子亦以

紀侯有賢行傳說爲長

疏

齊世家襄公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都邑

大去者

据出奔

不遺一人之辭也

据言出奔君出而已此言大是盡去之辭言民

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

元年遷紀紀民不忍其君相率從之至此乃畢得民心是紀侯賢也孟子

日太王辟狄邑于岐山之下邠人曰仁人

紀侯賢而齊侯滅

之傳曰得衆則是賢也以言大

不言滅据遷後

而曰大去其

國者

凡出奔者繫之國絕於本國而言所在之國此不言所去之地而乃繫于本國使如太王辟狄自去其故地而

別營新居其本國實未亡也不曰紀而曰其國已滅之辭其猶存紀也

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春秋

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況以不肖治賢乎君子宜有國小人宜亡國以小人滅君子是反常也春秋撥亂反正不使小

人加君子而使如君子辟小人者是剪亂助正也不嫌失誅齊者前言遷已明亡而不加滅辭愈深齊惡未爲失討也

疏

公羊以爲爲襄公諱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目齊侯者紀伯姬無主齊紀同姓齊得主之又禮寓公夫婦得食于所寓

之君葬臣子事目
齊侯病齊侯也

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

据列國夫
人不書葬

吾女也失國故隱

而葬之

傳曰日葬月卒不葬者也

疏据葬宋共姬先葬共公葬紀伯姬不先

葬紀侯是踰君也不嫌踰者葬共姬賢也妻賢而夫亦賢故先葬共公葬伯姬失國也失國君不葬若葬則非失國故不葬紀侯也夫人不踰君葬伯姬則紀侯得葬也不葬以決其失國葬伯姬以起其可葬蓋欲存紀故葬伯姬以抑齊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郟

于此出公以譏公也于其重者一譏而已

齊人者

据夫人會

齊侯也

不沒公

其曰人何也

据救災言衆以衆言非貶

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

外貶稱人內無稱人之例不出公又爲諱無以明貶故爲貶公及之例貶

公敵以貶公凡公會盟交接非小國大夫貶仇凡言人者皆貶外以貶公也

疏公羊諱與何爲卑

公也

據冬狩無貶道

不復仇

仇強我弱時勢未可輕舉諸侯以宗社爲重不共戴天之仇經許諸侯不急于

報而怨不釋

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國君宗社爲重雖不勤兵而其故常存不能釋怨而相爲禮如同狩之事

刺釋怨也

外無報仇之事內忘不共戴天之志相與田獵遊

狩乃見者狩事重餘不復言者一讖已明也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如齊踰竟也言師公在也公在不言公諱也

師而曰如

據師在齊下衆也

據京師言如衆所聚如城邑故師言如傳曰公大夫在師言師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穀梁說諸侯夫人父母已沒不歸寧大夫妻亦同傳曰不

使得歸之意是也

秋邾黎來朝

疏

此言邾黎來如隱元年之言邾儀父也儀父

義家塾叢書

比見義也春秋附庸常敘小邾十九國之最小者曷為于此焉

敘敘一邾以明中國之附庸皆在也五年以後乃敘荆中國既

見附庸外州乃言方伯先中國後夷狄之義春秋中外之分也

此言黎來復言小邾子者既升邾為卒正乃明附庸之義也

邾據下言小邾國也此言朝日邾則是國黎來名也附庸字者

者二十里邾初見字進之為卒正微國之君微謂附庸也傳

此初見名進之為附庸以相起

未爵命者也邾以字進卒正此以名進附庸後皆稱子邾之

從三十里例雖同稱子而大小懸殊小邾以左氏云名

繫邾敘未明附庸序會則不得不言子也疏未王命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劉子云朔奔齊天子更立衛

王命疏魯世家五年冬

遂壤疏伐衛納衛惠公

是齊侯宋公也以公言會言齊宋者其曰人何也据說釋怨

已見兼及

三國也 人諸侯所以人公也 人賤之也傳卑公之敵以卑公也 其人公何也 兼

也 五 逆天王之命也 世家所謂逆王命也天子立黔牟五國

賤也 不言天 左氏冬伐衛 子命從王也 **疏** 納惠公也

六年

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 公羊以子突爲貴繫之人 **疏** 衛世家衛君黔牟立

王命共伋衛納惠公誅左 右公子簡君黔牟奔于周

王人 據稱人 卑者也 據石尚士稱名不名 稱名 據洮盟稱人

不如 貴之也 據例稱人稱名貴于人春 善救衛也 據貴之

者善 據救舉 則伐者不正矣 據伐人四國也善者小美王失

善不正大惡逆天子命當奪爵放逐不言戰 不使諸侯敵王師不言敗諱王師敗于諸侯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月者謹之月出月入逆王命謹之甚

疏

衛世家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

亡八年復入與前

通凡十一年矣

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

據上言伐齊納子糾上伐下入是納也

不逆天王之命

也

逆王命大惡伐可言納不可言者內已有君更立君之辭不言納使若朔自入其國則惡事殺矣

入者內

弗受也

據入皆惡也公羊纂辭也

何用弗受也

據衛侯歸言歸反國內不得拒

爲以王命

絕之也

絕之謂絕其國衛人不自爲君凡人皆朔之名

者多惡也

其入逐天子所立與他人不

朔入逆名也則出順

矣

朔出更立君黔牟爲天子所立天子得廢置諸侯與他入國不同故于入名以起黔牟正也

朔出入名

據諸出入不皆名

以王命絕之也

出逆天子召入逐天子所立其事遂諱不見經故兩名以起之絕者

不世故不葬也

秋公至自伐衛疏公羊以致會致伐爲說以致伐爲不敢勝天
子意亦同傳然上無地會之文自當致伐傳
義爲長

惡事不致

致者告廟致成也所事惡不可以告周公故不致以諱之其事于會夷狄會大夫之外別爲一例也

如伐齊不致侵宋不致是也

此其致何也

搆侵宋不致致則不致則無用目其事故不致也

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據師經四時不致則嫌公伐已歸朔自入衛于秋致公則六月入衛公成其事也

螟

劉子云先是衛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許諸侯賂齊人歸衛寶魯受之貪利應也

冬齊人來歸衛寶

自此以後八年不記衛事

以齊首之

據取部鼎內自取公羊云衛人歸之也

分惡於齊也

目惡以外也使之如

下齊而來我然

朔奔齊齊主兵故使如下齊齊轉致于我實則衛自歸不由齊來

疏公羊讓于我也

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與傳同惡戰衛也則殺矣

首惡于齊則惡從末滅取鼎魯主兵

故內爲主此齊主兵故首齊緣情定罪也不言使傳曰內與同不言使也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公會而主夫人以有辟也董子云春秋書事時詭其名以有辟也

夏四月辛卯昔恆星不見

劉子云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象也列宿不見象諸

侯微也衆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嚮若恆星遂隕至地中國其永絕矣

恆星者

據隕不言恆經星也

劉子云孔子曰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曆放天文揆時變登

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斗柄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宿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

日一陰一陽之謂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于一成于二備于三周于四行于五是故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察變之動莫著乎五星天之五星運氣于五行其初猶發于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十八宿者東方日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日斗牛須女危虛營室東壁西方奎婁胃昂畢參背南方日東井與鬼柳七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外運內者以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

星出爲昔昔與夕通也不見者据弗內辭可以見也言不者反常之辭恆星常見左氏云恆星此夜獨不見反常故曰不見夜明也

夜中星隕如雨

劉子云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畔也言當中道畔上也天垂象以示下將

欲人君防惡遠非慎卑省微以自安全如人君有賢明之才畏天威命若高宗謀祖已成王泣金滕改過修正立信布德存亡繼絕修廢舉逸下學上達裁十一之祝復三日之役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懷德士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遂莫肯改悟法則古人而各行其私意終于君臣乖離上下相怨自是以後齊宋之君弑譚遂邢衛之國滅宿遷于宋蔡獲于楚晉相弑殺

五世乃定。疏左氏云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杜氏讀如爲而星隕此其效也。與雨並不足志偕同也。謂星隕同于雨雪雨蝻之雨。

其隕也如雨。

雨隕本是二例。今言隕矣。又言雨言是夜中與

據隕不見于上疑

春秋著以傳著

著信之大者書

疑以傳疑

不見即隕非二時

卒著者于一日一夜之中分定時

中之幾

也

日中則昃月中則移

而日夜中

與紀日

著焉爾

因其隕時

日之中其事明著故言中曰中言日月

何用見其中也。據

言夜夜猶月也昔由日星定夜中由月定

何用見其中也。據

言日中禮日中乃葬故見日中記異

失變失當爲天而錄其

不須夜中書異已見無取記時也

變謂恆星不見失變謂星

時一夜二異有先後之別故著疏數日之是也。疏變謂恆星不見失變謂星
記其正也昔時星不見夜中星反而隕星由不見而反由反
而隕一夜異數改不錄其時則其實不顯故記時也再大變

日記其時則夜中矣錄夜以別於昔其不曰恆星之隕何也

別再也據言隕者不見於上我知恆星之不見當時衆星見而恆星

恆星不見正其例也所見則知不而不知其隕也恆星雖反舍而衆星變流不能

見惟恆星傳疑我知其隕據言星是而接于地者據雨隕皆則是雨說

也謂經可言雨星不著于上未隕于地之先空中先見見于

下接于謂之雨者經之言如雨著于下凡雨隕皆接于地宋言

星即方隕時不見于上據隕石石霜言隕于空中不見石

言實皆著下此隕因包恆星而言故謂之隕上言不豈雨說哉經

謂之隕見但言雨嫌衆星隕而恆星反不隕言頤正以起不見上言不見則不可獨言雨也然二者之分

又繫于地發于地爲雨雨益是也降于天爲隕隕星是也或

天或地其辭不可同也

秋大水

劉子云莊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弑桓公莊釋父仇後娶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于道適亂賊臣

賤之應也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水災常有小者不志必高下皆災乃志故水皆言大也

無麥苗

左氏無麥苗不害嘉穀也論語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謂水災苗壞尚可更種于穀無害故曰不害嘉穀

麥苗

据大無麥禾于同時也公羊傳待無麥然後書無苗苗無禾及無麥同時也者稚禾也苗生在麥熟之先一

受水災先無禾而後無麥同時皆盡故書二災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劉子云一年再出會于道

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傳公大夫在師曰師言師者諱公也疏云其

言侯何託不已也何君以陳蔡為滅郕
出傳以為伐我小異月者為下治兵

次止也

据言

侯待也

据言次聞陳蔡將至勒兵于郕

疏

次不

言侯者因陳蔡不至美而著之也

甲午治兵

治兵用事不日

疏

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日者內大事

出曰治兵

公羊作祠兵傳曰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言戰也

疏

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

習戰也

大司馬中秋教治兵如振也皆用田獵而選車徒

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入曰振

載旛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

釋天入曰振旅反尊卑也孫炎

習戰也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

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獨鏡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鼙鼓

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鏡兩司馬執鐸公
司馬執錡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治兵而陳
出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蔡不至矣

治兵爲秋田所習今師次于郟以待陳蔡之師陳蔡懼而不至

疏

公羊與陳蔡同爲圍郟傳以爲

伐我經無明文疑本意伐我因我有備又同齊圍郟二傳各就始終一而言

兵事以嚴終也陳蔡

合兵遠來當有大戰故曰兵事今因魯內外戒嚴無隙可乘三國罷去戰事未行因此而罷故曰嚴終故曰善

陳者不戰此之謂也

兵有先聲不示人以

善爲國者不師

云上古之時其民敦樸三皇教而不誅無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刑

疏班氏云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

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

善師者不陳

劉子云至于五帝有師旅之備而無

用故善師者不陳者也

劉子云湯伐桀文王伐崇武王

陳五帝之謂也

疏

班氏云湯武征誅陳師誓衆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

善戰者不死

之謂也
云夏后之伐有扈毀高宗之討鬼方周宣王之征獯鬻兵不血及皆仁聖之惠時化之風也至齊桓侵蔡而蔡潰伐楚而

楚服而強楚以致包茅之貢于周北伐山戎使奉朝覲一存亡一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大

戰亦不血及至晉文設虎皮之威陳曳柴之僞以圖班氏云
敵楚師以安中國故曰善戰者不死晉文之謂也圖齊桓南
服圖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存亡圖絕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死班作敗圖善死者不亡
劉子云楚昭王遭閭閻之禍國滅昭王出亡父老迎而笑之
昭王曰寡人不仁不能守社稷父老反笑何無憂寡人且從
入海矣父老曰有君若此其賢也及申包胥請救哭秦廷七
日秦君憐而救之秦楚同心遂走吳師昭王反國故曰善敗
者不亡楚王之謂也是故自晉文以下至戰國而暴兵始衆
於是圖以強并弱以大吞小故強國攻取弱國備守合縱連橫
羣相攻伐故戰則稱孫吳守則言墨圖班氏云楚昭王遭閭
翟觀乎秦漢世之爲兵者可畧觀矣圖閭之禍國滅出亡父
老送之圖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君若是其賢也相
與從之圖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爲之出兵二國並
力遂去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
亡者也劉子說見御覽所引說苑

夏師及齊師圍郕

此次郎之師也

郕降于齊師

魯因陳蔡兵求救于齊二國不至移兵圍郕

其曰降于齊師何

此言齊人降郕

不使齊師加威于郕也

郕同姓國

齊侯仇讐而小人者不使加于郕桓賢而郕邑故得言降也

疏

公羊云不言降魯師避之也與傳各明一義

秋師還

事已畢矣言師還者

疏公羊左氏以還爲善辭與傳例小異

還者

据致言至

事未畢也

据言還自晉

遯也臨陳而逃不終其事也言還者與仇讐降

同姓大惡不可言故託言還以避其事爲公諱也還在降後已成之辭不辟當言至自降郕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劉子云齊公孫無知有寵于先君襄公緇之無

知帥怒恨之徒攻襄

疏諸兒仇也春秋之義不追錫不伐喪其

公于田所逐弒之

人已死不還怒于後人未弒以前辟齊魯不相接從報仇起義既弒已後不再從報仇言者不追戮也

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

据無知弒而代之也

嫌不以爲君故大夫

名不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疏齊世家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于雍林雍

無知之挈失嫌也

再傳爲已踰稱人以殺大夫大國稱公其

以大夫言者自我言**疏**無知立已踰年矣以大夫

前以國氏狀其爲亂之志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

此見大國大夫不名之始曹殺大夫不名

其非命大夫也二伯比于天子之公其卿比于天子之卿故不

得言大夫此雖經因無君乃不言名氏亦因其本有此例至于

方伯之國則全經無**疏**齊世家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

卒瓜時而公弗爲發代或爲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

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間襄公曰事成以

卷三

莊公

七

渭南嚴氏孝

女爲無知夫人冬十有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獵沛丘見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斃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弗三百弗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逢主屨弗弗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弗示之劊乃信之待宮外令弗先入弗先入卽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弗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于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爲齊君

公不及大夫

謂大國大夫稱名氏者大國大夫尊與公近傳曰可以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凡會大國

大夫不出公也

大夫不名

宋大夫不名爲祖諱曹大無君也左氏公夫不名無大夫此宜有名無君也及齊大

夫盟于暨齊無君也與傳同無君故公不沒辭窮無嫌也盟爲納糾故不名大夫以起之無君齊急于立君譏緩納也

疏

公羊云公曷爲與大夫盟齊無君也傳兼二事言之無君謂一年無二君先君已薨薨年臣名皆統于先君也踰年

爲新君年無盟納子糾也

据目大不日据公盟大其盟渝也夫無君不日夫亦例曰其盟渝也

定盟乃當齊無君制在公矣

齊大夫無君求納于君而盟其權專在公欲立糾齊不得拒也

立小白

當可納而不納

傳曰道之貴者

疏

立國之道首重專謀知者

而迎公子糾當即時奉子糾還齊乃不知乘時坐失機會使

小白乘間先入得以奪正使子糾不保首領國奪師敗爲世

大笑失立

故惡內也

此謂不諱敗也

夏公伐齊納糾

納者內弗受也名者以公臨之君前臣名也

當可納而不納

殺言子明當立故以子言與鄭世子忽同

齊變而後伐

公羊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

小白乘間以入機會

故乾時之戰不諱敗

外公也外

惡內也

不從復仇言者納糾非以尋仇仇人已死義已明于其生不再見義

齊小白入于齊

疏齊世家雍林人告齊大夫無知弑襄公自立

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于婦人數斯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于僖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僕及雍林人殺無知讓立君高國先陰召

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侯立之是爲桓公

大夫出奔反

歸而得國從大夫例者時未成君

以好日歸

据蔡季歸歸爲易辭未失其家之意

以惡日入

据許叔入入爲難辭內有拒之之義此言入惡之

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

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

稱公子同非世子糾以兄宜立傳兄弟天倫也

出亡齊人殺

無知而迎公子糾于魯

傳謂可納也

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

傳謂變也劉子云鮑叔謂桓公曰

又殺之于魯

取子糾殺之是也故

日齊小白入于齊

傳曰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

惡之也

劉子云管仲傅小白糾鮑叔傅小白

無知弑襄公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殺無知迎糾于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遂先入是

爲桓公

疏

齊桓不受先君之命不宜爲君而立罪亦重矣然知恐懼舉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以自瀦洗也遂

以爲君而朝諸侯焉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葬者賊已討七月乃葬者因桓入乃葬主桓也

疏日爲大國正例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傳云不諱敗惡內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

及之者爲內諱也公羊以不諱敗爲伐敗以爲復仇按此本爲一見例故二傳說不同納糾不得爲復仇則本傳爲長傳又曰不言其人者據及而不言其人以吾敗也據言敗績凡言及皆從此爲敗不言及之者以來戰不言及據此不諱言及也來戰尤諱之深疑戰不諱及但不言敗辱淺也**疏**齊世家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先入立發兵拒魯秋與魯戰于乾時魯敗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傳曰又殺之于魯荀子云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言羞稱五伯是何也齊桓五

伯之盛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外爭則詐邪襲莒竝國三十五月者謹之惡內也言子明以兄得立齊世家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仇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

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

內不言取言取病內也

據外惟邑言取此人言取明內不能拒而殺之內不拒之為內恥取

易辭也

內取于人託于易取之為無拒

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

實魯自殺託言

齊取其子糾而殺之齊人自取以易辭言之所以辟內殺也

蓋齊殺之愈易則辟之愈遠若不干于內者然則內方欲納

糾乃不能拒齊取則內辱大矣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

若皆不受誅小邑猶能蒙庇之以千乘之魯

魯頌公車千乘明堂位封魯地方七

百里革車千乘七當為四千乘者方伯間田之入方三百一

十六里一州惟方伯有千乘孟子曰千乘之國百乘之家王

制諸侯有功者取而不能存子糾

內懼齊殺之魯

以公為病矣

釋經于間田以祿之魯而言齊取也言魯殺則嫌別故殺言齊取不能底糾之罪明矣若辟內乃殺深著其畏齊也

冬浚洙

洙水名在魯北竟適齊道也

浚洙者浚一見例不知與城築異同深洙也公羊深之也深洙以洶沙淤
揭者設防具者不能戰也下乃勝見師無常勢著力不足也也失機不進轉福爲禍反功爲敗皆自取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不日

據來戰日

疑戰也

據未有定日

疑戰而日敗

據外疑戰不言敗

勝內也

內戰

喜其勝雖疑言勝也傳曰成敗之也疑詐譎

二月公侵宋

不致者惡事不致也

侵時

小事

此其月何也

據無所謹

乃深其怨于齊

敗長勺

又退侵宋

以衆其敵

此屬詞之教也齊宋皆大國尤危

惡之

失謀國交鄰之道

故謹而月之

起下

齊宋之師

三月宋人遷宿

宿內邑宿男所食遷者宋報前役伐我而取之也不言侵伐宋不言伐我使宿主之若無與于

內諱之也遷滅也宿不日者會盟

國滅乃日宿不能同盟月而已

遷據爲人遷

亡辭也

復見亡也其不地

據邢衛許地

宿不復見也

已滅亡不復見也賤不復見殺也不言滅爲內諱之

疏

遷者遷其民人但食采邑如今西人滅國事故言遷已誅其君

而據社稷則遷者

此釋自遷出地者亦惟衛蔡許三國

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

也

自遷者保其國家遷其都城非亡也往猶遷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不言伐者宋于我無伐文言齊伐當言鄙此已深入月者公結怨二大國

謹之與侵

宋月同

次

據內言

止也

外同

畏我也

次郎者圍郎也內次于內地此外次于內非次也非次而日

次

起于

結怨

大國志在深入

雖圍郎猶幸未深入

託于畏我而止目郎者起圍言次諱之以起深入

託于

畏我

而止

目郎者

起圍

言次

諱之以

起深入

公敗宋師于乘丘

獨敗宋者齊不與戰

疏

公子儀因宋師不整先犯之敗宋師齊師還事詳左氏

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疏

再發傳者齊強于宋疑異例故再傳以立義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武歸

荆至此乃見者齊桓已立故見之初見以獲蔡

侯後遷于州來以夷狄治夷狄也不日釋蔡

疏楚世家楚文王六年伐蔡獲蔡

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強陵江淮謂小國小國皆畏之

荆者

見荆徐梁以起揚州內四州州名不見但見外州中國

夷狄之分也八伯中四侯二伯二子說詳王制疏證中

楚也

楚為荆州伯舉州定其為州伯後乃潛為盟主楚吳

皆為方伯由荆可以推揚也劉子云漢南曰荆州

何為謂之荆

據衛陳鄭內四狄之

也狄之者本非狄而狄之也春秋中外之分自此始以上皆中國如詩風以下乃治外先中國後夷狄之大例

疏

春秋普錄以詳者為尊者為賤一州二百一十國言州疏達荒忽之詞中國舉國夷狄舉州州不如國知夷狄詞楚本

南蠻春秋收復南服以中國待之故舉州狄之必中國然後
言狄真夷狄則不言狄內夷狄狄之不入五等入七等之例
真夷狄不入七等進之乃氏子能用何爲狄之爲侯綏非
中國則中國之用夏變夷之道也何爲狄之爲侯綏非
荒聖人立必後至其俗強悍喜于爲亂爲四夷寇故後諸夷
乃來天子弱必先叛謂周室**疏**楚先稱王先四夷爲亂叛中
地理志楚地翼軫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
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武王時封文王先師鬻熊
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爲楚子居丹陽春秋元命苞軫星散爲
荊州分爲楚國荊之爲言強也其氣息悍也亦曰楚也言南
蠻數爲寇盜聖人有道後服無道故曰荊言荊州舉外州之
先叛常警備也晉書地理志引故曰荊名以別于內州之
狄之也狄之謂如要荒夷狄待之也春秋于外州四國楚最
狄而不見南蠻者以南服遠隔于楚吳故不見其名也司馬
遷云楚吳周初小國至春秋而始大荆揚本禹貢九州地周
衰而楚吳蠶食諸侯以成大國春秋建土以中國狹隘乃立
收復外州之制以楚吳爲方伯不以真夷狄待之託于王者

初立以德祿服用夏變夷楚吳皆獲籍于成周而歸化也中國與戎狄近不收戎狄而收南服者以蓋井闢方東北西三面地已盡而南方地廣故推擴于南以成禹貢之制今嶺南閩浙滇黔悉爲內地皆春秋立楚吳爲方伯收南服之意也春秋不見真夷狄舊蔡侯何以名也據晉執衛曹不名絕之也據諸解誤以楚吳爲夷狄蔡侯何以名也曹不名絕之也侯不生名名誅若子不得立爲絕哀侯留楚九年卒不何爲絕如已死**疏**書卒初絕之也不記蔡事者亦絕之也歸是獲也韓之不據莒衛獲也據夷狄不言執獲敗而言以歸是獲也韓之也中國不言敗不以夷狄此其言敗何也據大夷敗小夷中

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

中國不以楚及之言戰敗惟外州國有之傳言此者謂蔡爲中國後

爲夷狄一國介居中外之間若果全**疏**楚爲大夷于中國國以中國待蔡則不當以荆敗之矣**疏**無及戰者雖屢爭鄭

而楚無及鄭戰之文惟陳蔡有之言滅言入言執不一而足以二國有夷狄辭故楚得及之也據不言敗當言蔡侯及荆戰于莘蔡師敗績以蔡侯歸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則是蔡侯見獲之跡甚明也

義家塾叢書

有蔡侯不在師意如二事以歸据晉人執蔡侯言執以歸猶愈乎執也彼

言執衛侯以歸此言以蔡侯歸以易執辟言執以者從其

所使較執爲善辭中國言執夷狄雖大不言執辟中國也

蔡世家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息夫人將歸

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于蔡蔡必

來楚回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

留九年死于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盼是爲繆侯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譚齊屬國齊欲伯譚不從滅之不

者亦微齊世家桓公二年伐譚譚子奔莒初

國也桓公亡時過譚譚子無禮故伐之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郟郟紀邲之邑近齊不致者惡事也

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也其日据敗齊師于長勺不日成敗之也疑戰不日

此日者大其事以正
戰討之因萬獲也
宋萬之獲也
劉子云長萬以勇力聞萬

之宮中數
疏宋世家魯生虜宋南萬宋人請萬萬歸
日歸之宋
宋按左氏以爲在乘邱之役有小異

秋宋大水

劉子云宋愍公驕慢諸災不改而明年與其
臣萬博戲婦人在側務而罵萬萬弑君之應

外災不書

據外州國
通不記災

此何以書

內州得記災又
有大小數例

王者之後也

劉子云二王之後不致功有誅無絕班氏說王者所以存二
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
之有故謹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
正色行其禮樂以事先祖書災始此者尊宋也
疏春秋內州
得記災蔡不記災遷州來外之也宋三記一爲王後一爲故
宋餘一記見例國王後一記此災非王後有災必志也記災
記卒皆始宋
爲尊冠諸侯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明內外
疏宋世家宋大水
弔水閔公自罪曰寡人不能以事鬼神政不修故
水域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于魚效閔公也

冬王姬歸于齊

書者起前歸內爲主對前薛公嫌不明王姬不
字者尊之不與內女同故不字也字者以相別

其志

据外嫁女不志

過我也

据不逆築知過我過我不志者多矣此言因過而可志以見義不過則不能志

非凡過必志在筆削之例非說特書之旨凡言筆削例類如此

十有二年

莊王崩不志王事一使一葬

疏

周本紀子莊王佗立莊王四年周公黑肩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

伯告王王殺周公王子克奔燕十五年莊王崩子胡齊立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鄒

國而曰歸

据伯姬歸于地紀嫁于諸侯曰歸

此邑也

据以鄒

其曰歸何也

据嫁于大

夫言來逆不言歸大夫采也

吾女也失國

元年遷紀

喜其得所故言歸焉爾

禮女

夫死無主兄弟弗爲之主以夫之黨爲主叔姬反魯久欲歸鄒桓公立卒申其志春秋許之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賊已討不葬者失德不葬也捷失君

道故
致弑

宋萬

以國氏未知為嫌為微

宋之卑者也

据奔氏國嫌則挈此不挈知卑非嫌也卑謂未命大夫也

卑者以國氏

据鄭魯始終以國氏也卑者不氏上繫國以國為氏

及其大夫仇牧

劉子云宋

閔公博婦人在側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侯美天下諸侯惟魯君美耳宜其為君也閔公矜婦人妒因言曰爾

魯之囚虜爾何知萬怒逐搏閔公之頰齒落于口絕吭而死仇牧聞君死趨而遇萬于門攜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

之齒著于門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趨君之難顧不旋踵

疏宋世家萬因殺太宰華督乃更立公子游為君諸公

子奔蕭公子禦說奔毫萬弟牛將兵圍毫

以尊及卑也

弑時先弑君仇牧閑也在然後及大夫

君後詞與孔父同者以死衛其君許之故以弑及之不言殺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嫌挈不挈卑者也此殺也其以奔言者宋萬卑者奔則氏國也與猛殺而以卒言同

月者謹賊出

疏宋世家冬蕭及宋之諸子共擊殺南宮牛弑宋斯君游而立潘公弟禦說是為桓公宋萬奔陳宋人請以

賂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醇酒
以革裏之歸宋宋醢萬也

十有三年

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外會參國以此始此中國會以齊主之何爲序

蔡蔡由內而遷外間于中外故可序也未遷以前爲何

疏蔡序

州伯仍屬徐也中國可以主春秋故言同盟無蔡也
桓伯蔡一會于此而已小國獨序邾者起以補紀缺爲

卒正也有天王喪不識會盟者爲事也惟祭禮乃識

是齊侯宋公也

據言齊侯知下非卑者桓會其曰人何也

疑貶宋公始疑之

之謂齊侯因下有伐宋事何疑焉

桓非受命之伯也

凡三傳單稱伯者皆二伯王制曰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

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疏**桓由外自強非天子命之

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伯天子命之當稱公不以
侯在宋公上矣按受命伯謂受上公爵命于周爲二伯也古
二伯皆天子三公爲之左傳說齊晉爲伯天子亦有錫命然

以外諸侯受命爲之終爲變例蓋春秋乃託將以事授之也
之齊晉齊在東爲東伯晉在西爲西伯也
孟子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
其文則史其義丘竊取之矣
統馭也春秋所記多孔子歸之二伯者十二公以隱桓爲遠
定哀爲立遠爲臨天下立爲臨一家莊閔僖齊伯也文宣成襄昭晉伯也隱
世爲近世爲臨一國莊閔僖齊伯也文宣成襄昭晉伯也隱
桓伯之將起故以爲遠世定哀伯之將終故以爲立世近入
世百八十年爲一世者
因紀伯功故年多也
曰可矣乎未乎
同會也託于疑之必其仁信昭著然後乃
許之故辟不出宋公以辟伐同會之嫌也
也衆謂天下同疑傳曰救災以衆舉人此舉人天下國人同
也疑之非但其君其人諸侯何也因其人宋不可不人諸侯
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

據不日夏國也

據下鐵

其不日微國也

傳曰滅國有三術中國曰卑國月夷

狄時衛國傳或以卑國謂不能同盟會者當是卒正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疏

說詳劉子左氏但云及齊平解經而不能

諸書皆同左不能易也

曹劌之盟也

荀子云桓公劫于魯莊劉子云昔齊桓公與魯

魯至于城下城壞壓竟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則不如死矣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按壇會必築壇相會于壇上兩相管仲曹劌也曹劌手劍拔刃而進迫桓公于壇上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曰願求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提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讎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劌可仇而君不仇信義著于天下矣遂不信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爲郵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諸侯皆來南伐疆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

爲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
起本信不信齊侯也據不日桓盟雖內與不日
書惡文也據大事日渝盟如不盟本不信也大信亦盟
日信也如不盟本信也惟信盟謹日不致者惡事也
據謹外盟無不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齊人辟齊侯也齊桓中國用兵皆稱人爲齊桓諱伐宋故疑之

夏單伯會伐宋

三監不侵伐此何以言侵伐明齊桓初伯復古制也天子使三大夫居間田爲方伯監凡方伯

政事皆三監守之強幹弱枝征伐自天子出也天子失政則方伯私臣得奪盟者權與兵事監者不得與爭此征伐所以自諸侯出也桓公初伯亟明此制收監者之權反之天子

會

據外

事之成也

師已至宋單伯後至故不列序而言會

疏

左氏言以內爲主本傳云會者外爲

主焉

秋七月荆入蔡

荆再見皆爲蔡事者夷蔡以夷狄治夷狄也春秋勢相等故入莊世內升齊功卽外錄楚禍桓方得齊楚卽敗

蔡齊方會北杏楚卽入蔡而諸侯內外從黨之分亦嚴焉宋爲

大國服從中國方伯之國惟衛篤從中國蔡從夷狄割蔡從

然可分外如陳鄭從違不一功過相敵隨事褒之而已

十四年不見經畧之也不記災不言聘外

之也不專記事皆附見亦畧之也月者謹

荆者

楚莊世五楚也後皆稱楚矣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謂

地在禹貢荊州也前傳云狄之此云州舉荆在九州本非四

裔因其難化故分中外故凡外州國三目州也中國以國爲

狄夷狄以州爲州不如國稱州不如稱楚王制一州二百一

皆稱國外州之大國亦舉州此疏春秋詳貴畧賤但舉州忽

內外之大防亦七等之通例也疏畧言之賤之至也故不如

國不如名以相補按以上州國氏人皆夷狄稱號之進退

人名以下乃王臣稱謂之貴賤各不相通蓋國君之辭自稱

人而止無名字之例王臣以人名字子見亦無國州之例氏

知赤狄路英氏甲氏名不如字公羊云人不如名名不如字
人如下稱楚人是也字不如子此大夫貴賤稱號
之例如天子御稱子大夫稱字元士稱名微
者稱人是也傳文有脫誤當據公羊補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衛已絕爲桓紀之八年一
也見鄭厲復位不書者畧之

復國下同會也春秋外會參國以上始於北杏至此而再故

盟爲尊盟以桓會無外桓國相媿至于晉盟乃以
外楚言之不言盟者信未著不言以爲桓諱也
用大國之資卽位五年不能一致諸侯于柯之會見其大信
一年而進國之君備至鄆盟之會是其後二十年之間尙未
能大會諸侯也至于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
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近者不以言召遠
者不以勢使
此其效也

十有五年年表鄭厲元年**疏**鄭世家子輿十二年祭仲死十四年故鄭

厲元年亡厲公突在櫟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娶

卷三 莊公 三 渭南嚴氏孝

以求入瑕日舍我爲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卽位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京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京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于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諫之瑕日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入後元年桓公始霸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復同會也

桓大會三也且以同會起同盟也

疏衣裳會北杏一二鄆三此三大會爲相會之始故言之獨

言此三者類不過三

夏夫人姜氏如齊

婦人旣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

宋在齊上齊下宋也伯者必先有下人之志而後人爲之下梁丘亦是也獨宋

乃得先者大宋也宋公紋侯
上尊卑之舊序無所嫌也

鄭人侵宋事者桓伯未盛也
宋鄭同會于鄆有侵

冬十月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討伐宋也鄭從齊故下
荆伐鄭復爲幽之會

秋荆伐鄭

伐其從
齊也

疏

鄭受楚禍次于蔡故次見鄭受楚禍烈矣
經多爲之諱不如蔡者不以夷狄治中國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

同盟于幽

春秋二伯會盟始此言同也齊在宋上升齊爲伯內
公在外公上也陳衛鄭三方伯也陳在上王者後次

宋也鄭在下伯次侯也伯爲方伯者畿內諸侯稱字也許初爲鄭屬國許稱男者伯子男一也言男以別內外蔡亦方伯專心事楚不書外之也曹以下爲魯屬魯爲青州伯一州之正帥長皆統于魯春秋內魯敘魯屬國外小國則不書許男在曹上者許以一國見序在杞下則內外不分也內得序七幸正曹莒邾滕辭杞故卒葬之小邾不卒葬者邾附庸殺之也滑惟此一序不序者也序者起晉在也不言晉者春秋方欲伯齊不使晉見也滑近晉春秋不以屬晉者二伯古制在內不統卒正故齊晉宋皆無屬國也桓初爲五伯首春秋之例同姓爲上晉復爲伯不可以序晉上故不見之于此言滑方授東伯卽起西伯也滑稱伯與邢侯相起屬國皆侯爲卒正者不見侯而稱伯辟方伯侯也間稱侯者明其實也滑序曹下從伯爵衣裳之會一也衛自此九年乃不專敘畧之也

同者

据盟貫不言同

有同也

据同爲伯辭言同則有所指公羊同同欲也

疏

按言同者兼以分制中外

凡言同皆中國國故蔡在不言同也文以下同盟無陳此同何以有陳文以後間用外陳之例陳記災言聘固中國也同尊周也

尊周外楚爲春秋二大綱桓伯時楚未大盛故以尊周言之晉伯以能攘楚從其重者言之實則尊周者

木書不外楚外越亦即所以韓周也劉子云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專政皆畔不朝衆暴寡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從中國據夷狄卒脇荆蠻以尊周室伯諸侯疏據推齊晉者同起伯辭齊言同二晉言同十三不言公疏據言會下齊言尊周晉言外楚二伯升降之序疏外內

察一疑之也

外宋也內公也同盟信辭公與齊盟而後要盟是伐同盟故內不言公疑之

疏察舊

爲同察謂家與魯

邾子克卒

莊世不卒小國此卒者明由方伯所壓之卒正進爲見經之卒正也春秋內六卒正列盟會邾初稱字後

列北杏稱子附前稱字卒之以明其進也

其曰子

據上字儀父

進之也

列會北杏明爲見經卒正也王制一州七卒正見經共六者一壓于方伯

故不見邾初爲方伯所壓之卒正紀亡因移邾以備六卒正故得同盟會得卒葬卒正例稱伯子者明進之也非實卒正也始卒故不日不日故不葬畧之也

十有七年

天王僖王崩不志僖王事不見經

疏

周本紀僖王三年齊桓公始霸五年僖王崩子惠王立

春齊人執鄭詹

春秋惟大國乃以執見齊晉宋楚是也方伯以下無之

人者

据執或目君

衆辭也

据衛人立晉

以人執

据執祭仲人爲貶

與之辭也

据

討賊同不稱齊侯爲伯討者詹卑者愛齊侯故不目春秋以人執諸侯以諸侯執大夫以尊治卑以衆治寡之義也齊侯

大尊鄭詹大卑變文起何故稱人爲與辭

鄭詹

据宛

鄭之卑者

据來不氏卑者不

志此其志何也

据獲萬不書有大夫國卑者不見也

以其逃來志之也

据內以

未命逃來則何志焉

据取部鼎不言宋取于部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

也此紀事本末也人與物不同辭鄭詹鄭之倭人不錄其鄭執則逃不明無以起倭人也卑者來亦不因倭志之

詹鄭之倭人也

据人執逃來知有罪卑者書執

疏

左氏云鄭

是因詹巧佞鼓惑鄭伯故桓公討而執之

夏齊人殲于遂

疏地理志泰山郡乾丘下云隧鄉故隧國春秋曰齊人遷于隧也

殲者

同辭

盡也

據字訓爾雅殲盡也

然則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

據

子戕鄆子以戕者加之王師敗績于貿戎文乃同此

無遂之辭也

無遂者遂已滅知言遂人殲齊人是遂未

亡之辭遂已亡不能先言遂人

無遂則何爲言遂

據亡國當地邑遂已亡不應再見

其猶存

遂也

存謂本亡也而存之春秋存中國存陳內存公經意本不存遂其言遂者猶有存之意焉

存遂奈何

問其事

曰齊人滅遂

上十三

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

殺之

左傳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此傳但言因氏舉其爲首戍按三傳經有明

文之事莫不相同卽此事甚小而三傳所同也言國氏遂左同知三傳原不求異

齊人殲焉

遂亡已久故家

舊族能爲國復讐雖不齊于亡春秋嘉其事存之謂遂猶有人也

此謂狎敵也

傳曰不狎敵不邇怒

故以自殲爲文與棄師梁亡同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卑者來不志志者謹以侯逃來不志志譏內受罪人也

逃義曰逃

言逃者譏內之爲逃逃藪也有罪見執于伯國宜待罪聽放所逃之國亦不得受罪人言逃絕之亦

放侯之意

冬多麋

劉子云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牡獸之淫者也莊公取齊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日勿取齊女淫而

迷國莊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于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

疏班氏云諸侯射麋示遠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劉子云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

而行伯道其後遂九會諸侯天子使世子會之此其應也

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

据日食記見日治也夜食食在地不

見日王者朝日

玉藻曰天子元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太廟

疏此謂頒朔禮也

天子不朝朔朔由天子定也朔日天子于東門外朝日明法
天也退而頒朔于天下因朝日見日體有吐狀外壤知其夜
食之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謂以天爲君也傳曰爲天下主
也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謂以天爲君也傳曰爲天下主
事君之貴爲諸侯必有長也謂以天子爲天也王以天法頒
諸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朝日節玉藻朝日于東門之外
爲天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朝日節玉藻朝日于東門之外
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朝日節玉藻朝日于東門之外
侯受治于天子天子受治于天故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春
秋以魯年繫周正卽天子頒朔于諸侯聽朔于太廟之義也
疏此亦所以見
記日食之意

夏公追戎于濟西王制西方曰戎戎不在東在東非戎戎伐凡
伯于楚邱戎爲衛以此推之則戎者曹也何

以知爲曹以下定日濟西田也曹爲同姓卒正
首故經不言魯曹侵伐之事不致者在內也

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据下言齊侵至莊世
一國辭得言伐也以公之追之不

使戎適于我也齊可言侵戎不可言伐言追使如過竟
公怒追之不以伐我所以成公美也**疏**左

重訂設梁春秋經傳句義疏 卷三 莊公 三 渭南嚴氏孝

不言其來

于濟西者

據地下濟西舉水名

大之也

據守于河陽大天王何大焉

下

大此獨

言大之為公之追之也

公追故大其鄰不大者此追戎彼追齊齊大國戎外夷以公追之故舉大

追齊不可

舉大地

秋有螽

劉子云螽生南越地多婦人同川而浴淫女為主亂

女螽至天飛若日勿取齊女當生篡殺之禍莊公娶齊之淫

遂取之人後淫二叔

二叔以死兩子見弑大夫亦誅

一有一亡曰有一

據螽南越生盛射人者也

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狐近射妖死亡之象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

疏

蔡世家楚虜蔡侯以歸哀侯留楚九年死于楚凡

以後不記蔡事者絕之也不志卒者亦絕之也

從獲至齊桓伐蔡乃記蔡二十七年乃記蔡事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劉子云春秋之辭有相反者既

曰大夫無遂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此二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生事者謂生平經常也專之可也謂救患除危也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譏以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為僖公無危事也故君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媵淺事也不志大事非常此其志何也据內媵不書當言辟

要盟也要盟生事避盟也辟結以媵至鄆逢齊宋來伐魯

出疆例言如而不繫事以常例言之結事當云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于鄆則是結生事要盟也顯著妾生事如公子遂也春秋以莊公有危許結生事故言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盟則結要盟之迹不著言遂以著其遂事之實言媵

重訂穀梁春秋傳百義疏 卷三 莊公 三 渭南嚴氏孝

以辟乎要盟之名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

之可也故許生事而辟之然終有專制之罪故特言遂以明

其何以見其辟要盟也掘遂命媵禮之輕也媵婚媵之小盟

國之重者也盟事大故以自志以輕事遂乎國重掘凡言遂

輕如以京師遂晉是也事論重輕如魯命結往陳以二無說

事論自當以重者為主不能為輕者出而遂重事也

別無所解則明辟其要盟不然則書如陳遂及盟則結有要

盟之罪以輕遂重反若為盟出媵為遂者所以免其專命之

罪其曰陳人之婦据陳侯乃媵畀之也据言人言婦畀以起

耳其不日內大夫數渝數猶速秋惡之也此不日惡渝各為

一事成人之美也固渝盟故也

夫人姜氏如莒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疏

再發傳者莒異國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言伐鄙者齊在魯西北和在魯南西鄙者從齊言之

其曰鄙

據哀以上伐我者皆言鄙

遠之也

據鄙爲邊鄙左傳所謂疆場之事故鄙不言鄙以其近也

其

遠之何也

據定哀以上師人近皆不言伐皆鄙

不以難邇我國也

故遠言鄙故遠言鄙

爲內諱傳曰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

疏

臨天下謂隱桓不言伐也臨一國謂莊至昭言

也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再如故月詳錄夫人之踰竟所以譏內也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疏再發傳者因其月疑不同

夏齊大災

劉子云外災不言其宮館者畧之也齊桓好色聽女

庶分爭九月不得葬

疏齊一紀災大國也伯故次宋

其志

据大國得紀災不同中國夷狄矣何以獨于此志

以甚也

因甚而特于此志以起例

疏

五行志公羊以大災爲大疫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疏

我二傳作戎莊世伐我當言鄙戎者何我也諱其伐我故託言之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此不正其日之何也不正前見也

疏

鄭世家厲公卒子文公捷立厲公初

立四年亡居櫟居櫟十八年復人立七年乃亡凡二十八年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婦人弗目也

再傳者疑夫人有罪當如夷薨言地此與夫人薨于夷相起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月者緩方伯正例也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甸粟而納之三宮

肆失也

疏失讀爲受謂受青故也受象似失

青災也

疏甸師喪事代王受青災鄭若云燔盛者祭

祀之主也今遭大喪若曰此社稷不馨鬼神不饗使鬼神不逞于王既殞大視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青災

殞後災紀也紀喪紀也失故也

疏故讀如祝大視大喪言甸人讀大視爲禱詞語之使

爲嫌天子之葬也天子葬乃用此禮今以禱藉田之神也

青者辟其名也主書者禮公族有罪刑之于何師文姜與弑當誅今乃禮葬故言甸師之事以起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小君

据葬我君不言小

非君也

据小邾言小與邾別孟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言小非君也

其曰

君何也

妻統于夫言及有尊卑之別春秋所以別嫌明疑當絕正其義

以其爲公配

夫人爲公敵體

承宗廟繼萬世主

可以言小君也

配公不可與臣子同辭得言君也言此故禮必親迎

內治爲公配也論語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殺公子必言大夫言公子而不

疏陳世家

宣公有嬖妾生子欵欲立之乃殺其太子御寇陳蔡鄭楚言殺公子公孫無不氏大夫者惟盜殺乃不言

言公子而不言大夫

据方伯國殺公子當言大夫

疏

陳不正見公子皆有

者留招所立過招黨

公子未命爲大夫也

言非命大夫也御寇爲世子

公子乃

疏下書陳世子欵此如稱世子是陳有二世子也諸侯盟會非世子不得書此爲辟兩世子以稱公子

不言大夫以起爲世子左其曰公子何也据莒無大夫乃不

傳作殺太子與世家同言大夫而互目公

子此例公子之重視大夫此以親 **疏** 公子親也大夫尊也公

不同之義推而重之與命大夫比故公子與大夫同以名氏見此

親親之道故御寇不言大夫得見次國大夫尊公子亦與之

也同尊 命以視公子此以尊敵親也大夫命于天子以名氏見

之故也此一見 **疏** 莒殺意恢不言大夫曹殺大夫不言名氏

例起世子也 **疏** 互以相起次國大夫與小國尊卑不同公

子亦與小國異也一本作命以執公子

夏五月以五月首時者文姜方葬又謀

取齊女再有女禍故不繫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日者起公盟又公與齊交至

不言公高傒伉也齊御見經者高氏國氏崔氏慶氏樂氏陳

紀外匹族一卿三大夫齊 得晉之牛詳晉畧齊也

冬公如齊納幣

劉子云莊釋父仇取齊女

納幣大夫之事也

據公吉納徵請期皆使者將事唯親迎乃親事

馬

禮有納采

士昏禮納采用鴈鄭君云將欲與彼為婚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

采擇之禮納采而用鴈

有問名

士昏禮賓執鴈請問名鄭君云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

有納徵

士昏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言禮鄭君云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

疏按不言納

納徵納徵

有告期

士昏禮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鄭君云主人辭者陽倡陰和期日宜夫家來也

夫家人必先卜之者得吉

四者備而後娶

禮備然後親迎禮也

合諸侯亦

公之親納幣非禮也

劉子云公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

疏親納幣

淫也公淫不可

故譏之

納幣禮使人公雖如齊亦當使大夫言譏納幣而已

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

桓會不致此如桓會致者危公淫也

祭叔來聘

祭叔與祭伯皆監也問田居一州之中方百里者九三

監國主方百里者三以外諸侯爲方伯統之與方伯本國別自

爲政方伯本國大夫不得干與方伯事三監亦不與方伯本國

事與天子事今來聘是爲監而兼爲天子行也

疏惟此及王人會

其不言使何也

據祭伯無聘文此聘不言使

天子之內臣也

女叔傳曰天子之命大夫

也公羊單伯傳曰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夷伯傳云魯大夫也內臣謂天子大夫爲魯監也內謂魯不曰天子之內臣

疏

稱字大夫常文當云天子之大夫四選皆內臣不

得大夫獨稱之聘有君命亦不得以外交爲聘不正其

外交臣屬于魯聘魯當別使人不得因其適魯之便兼使別

國故不與使也

凡聘皆言使不言使奪其使也本使而奪其使明監大夫不得奉使也

夏公如齊觀社

劉子云天子大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日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

萬物萬物莫善

疏

子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于木故樹木也

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

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

疏

非有禮典故事以是爲尸女也

劉子云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也初哀姜未入時公數入齊與哀姜淫

無事不出竟劉子云天子諸

無事不得至封外故出則有告祭之事

公至自齊

疏惡事不致此致者因在齊故致以危之也

公如往時

疏如出疆侵伐昏禮朝會盟皆同也

正也

疏

此非禮時者言禮例時觀惡事惡事不

致致則危

致月故也

致月謹之者故也如往月亦故也此互言之耳如往月致月有

懼焉爾

則來往皆時夷狄

則來往皆時夷狄

疏

世致爲常事又以月起其變常

往皆月危之也

荆人來聘

荆人聘起

疏

荆前三見皆惡事直稱荆此爲善事乃稱人入僖世則稱楚矣

善累累積也

而後進之

據善狄救齊

疏

後進之稱狄人

其曰人何

也

據荆前無善事夷狄聘一事未累而遂進人之

舉道不待再

據來聘者皆進大國舉貴小國舉名聘道

也道爲大美善爲小節善累後進舉道不待再大小異也能聘用夏變夷崇德化兵爭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上言荆來聘此言遇齊侯明公篤于中國而外夷狄也

及者

據在內

內爲志焉爾

言公急于求齊和

遇者

據或言會

志相得也

非記

災之國不言遇言遇者皆中國故以相得言之言內相得從此不疑也有伯以後不言遇

蕭叔朝公

朝不可在外聘則有在外者蕭宋封附庸也言朝者亦魯春秋不以王後爲方伯故于魯言朝蕭已滅食

采三十里故稱字後楚滅蕭則並采邑亦廢蕭遂專爲采邑無食采之人矣此非卒正不記來朝記者爲譏外朝也凡卒正以下例不記朝朝皆有起卒

正常朝不記記皆有起也

微國之君

故言朝也附庸與屬國言朝

未爵命者

微國附庸也字者三十里**疏**地理志沛郡蕭

下云故蕭叔國

宋別封附庸也其不言來据邾子來會於外也据曹伯來朝

於廟据來接正也春秋禮朝聘于廟不可自專歸功先于外

据不言來非正也据會在外言來朝在外不言**疏**後蕭屬宋

又目公所食之間田不得自有其國如宿穀皆目為內邑是也

秋丹桓宮楹劉子云莊公飾宗廟

禮天子丹据莊護**疏**今注疏本無丹字据御覽一諸侯黝黑

聖白土**疏**聖當為卿色大夫倉青士黹黃尊卑各以丹楹非

禮也劉子云諸侯有黝聖**疏**非禮謂僭天子丹南方黝北方

青東聖白西卿大夫皆在左右黃以土居中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不日反其小國例也曹為卒正之首

義家塾叢書

卒正例明春秋以小國接之也若以日疏曹世家三十一年莊言正不正則竟與大國同故以後不日疏公卒子釐公夷立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扈晉邑也盟扈晉在也遠盟言諸侯不言晉方欲伯晉晉疏莊世不敘晉据管子齊桓與晉同姓當敘齊上故不出之也疏交涉事經不見晉諱之也桓盟不日此盟日者以其有魯大會故日以起之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劉子云莊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圍後嗣再絕春秋刺焉

禮天子之楹斲之

齊之斲之磨之加密石焉

以密石爲飾天子禮數備諸

侯之楹斲之

不加密大夫斲之

不斲士斲本不純降疏

禮含文嘉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棧諸侯斲而磨之天子加密石焉宋均注云大夫達棧謂斲爲四棧以達兩端士首本士斲去木之首本會細與尾頭相刻楹据刻楹與禮合非正也刻應禮記禮器正義引國語亦有此說

近禮然以齊女入而刻爲失正不合于道雖夫人所以崇宗

合禮不達權者爲非正春秋不以正待之

廟也夫人所以奉承宗廟取非禮傳丹楹與非正傳刻楹而

加之于宗廟據于桓宮也言宗廟謂桓宮以飾夫人劉子云丹楹

人謂夫人來當廟見欲非正也誣蔑宗廟以悅刻桓宮楹丹

桓宮楹斥言桓宮據言新宮傳云以惡莊也據常修不當獨

莊取仇女以薦于桓廟尤惡言疏傳以失禮者爲非禮雖合

桓以惡釋怨且如疏其禰也于禮事不當行爲非正禮

與正有別失正較失禮尤重

葬曹莊公小國之首故九卒皆葬特筆以起爲卒正長

夏公如齊逆女劉子云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

二兩加束修二日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履

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于傳母之致得承

執衣裳之事敢不做拜祝視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
正拜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貳婦心
無敢同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
拜辭父于堂拜諸母于大門夫先升與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
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女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
珍之屨不珍之束修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
習于織紵紡績之事得奉**疏**稱母而昏禮不稱主人之說也昏
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疏**稱母而昏禮不稱主人之說也昏
則不然故宋公納幣言使也公羊蓋以禮說主經言之耳人卑
稱故君貶稱人必曰使寡君則稱使之禮也婦人命不通使者
云母命而已國語季氏母賦綠衣之詩
意亦如此公羊云稱諸父兄弟師友也

親迎恆事也不志据常事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于齊也

取譬深
惡之

秋公至自齊後有女禍故謹夫婦之禮始不正者終必亂也常事不書詳言之者謹女禍也

迎者親迎在途之儀先師行見諸在道則車相舍見諸別館

相近可見言見者防淫佚不同止宿先至据夫人非正也先致公者別公于大

可同入故疏不言非禮言非正者先致之也為仇女經故別之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劉子云哀姜入與其弟叔姜俱言入拒

先與公淫後有淫亂之禍又崇飾宗廟以悅之惡之深也拒之則魯不致弑二君

入者据文姜內弗受也据與篡曰入据入多惡入者也据與

同文謹之乃日何用不受也据臣無外君之義君以宗廟弗受也親

已至行告至禮于廟言入致于廟之辭以宗廟臨之明不得入不外辭弗內辭當受而不受例言不當受而不受故言

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据用致有娶仇人子弟襄公以薦舍

於前謂告致也夫人以崇宗廟禮其義不可受也夫人當同

女不可見先君也

義家塾叢書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宗婦大夫之妻一作世婦禮二十七日世婦世婦卽二十七日大夫之妻一事二日

謹之至也以此起男女無別故哀姜淫于二叔言大夫者起二叔淫禍

覲

据臣下

見也

据用幣費以禮也

禮大夫不見夫人

据男女異費也凡議以夫

人夫人會饗出竟皆所以遠嫌厚別示無外事也

不言及

据男女有別夫尊當及妻

不正其行婦

道

今大夫不用羔宗婦不用棗栗而用幣蓋以世子之禮

費于夫人周禮世子執皮幣以繼子男之後又云大國之孤公之孤執皮幣以繼子男之後又云大國

數之也

劉子云公使大夫宗婦用幣見夫人夏甫不忌曰婦

也今婦費用幣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公弗聽又丹其父桓公廟之楹刻其桷以夸哀姜

之贄羔鴈雉

劉子云天子以鬯爲贄鬯者百草之本也上

贄諸侯以圭爲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刻有瑕于中必見于外故諸侯以玉爲贄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羣而

不黨故卿以羔爲贄大夫以鴈爲贄鴈者行有長幼之禮故

大夫以鴈爲贄士以雉爲贄雉者不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

以爲贄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鶩也疏班氏云贄者質也質

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爲贄鶩質也鶩已之誠質已悃悃也

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爲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冬用雉夏用

牝雉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用死以其不可生服

也夏用鴈婦人之贄棗栗鍛脩劉子云婦贄用幣非禮也班

備臭腐也婦人之贄以棗栗鍛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

云婦人之贄以棗栗鍛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

接辭讓之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傳宗婦覲用幣

非禮用者据鼓不宜用者也据用牲言用也傳例凡物當

也大夫國體也肱其位尊而任重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

之也用例時日以謹之一事兩日也

大水劉子云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又淫于

冬戎侵曹劉子云曹不用負羈之諫敗死于戎戎者何內也不

言內者內辟侵伐曹故詭其名也不言敗畧也且爲

曹羈諱

其事

曹羈出奔陳

劉子云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

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不聽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愬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富危身身危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知者度君權時諷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違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奔陳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曹無大夫其曰曹羈賢也

赤歸于曹郭公

劉子云齊桓公出游于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

爲墟也郭亡國在齊竟稱公已失國也失國之君稱公從下目之也稱爵者以天子臨之已失國從下也

赤据與突歸于

蓋郭公也

据曹無赤知非曹君蓋疑辭經郭公字先師所注故傳不釋又云蓋

也

疏

云曹無赤者不記赤

卒譜帙亦無赤君也

何為名也

據出奔當言

禮諸侯無

外歸之義

失國而歸曰歸外

疏

赤乘曹亂欲據之為國如突

也外國非天子所封私入

竊據專地棄舊大惡也

外歸非正也

非正故名言歸使如

與內歸
同文也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蔡不見來聘陳後不同盟何以來以見監

國也以監者來聘明為方伯事蓋禮監者居間川以主一州之

事與本國事公私各別此言陳使監聘與魯言單伯會伐同桓

公以二伯帥諸侯方伯皆各如**疏**方伯唯使大夫相聘不自相

禮以監者領事所以尊王命也

朝相遇日會而已所以別于

報聘並明陳方伯有監者也

其不名何也

無不名氏 天子之命大夫也 惟天子大夫乃

女叔與原仲是也天子大夫疏陳爲方伯女叔天子大夫爲方伯臣方伯如天子之卿爲監于方伯者故不名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不書葬者絕也朔入至此二十年不書衛事絕也自六年

伐鄭書者爲疏衛世家三十一年惠齊桓錄之公卒子懿公赤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班氏云社者衆陰之主以朱絲絜之鳴鼓攻之以陽

責陰也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劉子占鼓見下年鼓用上禮也据不言用傳用牲

据鼓不非禮也据言天子救日置五麾置于疏麾旌幡也麋

色之旌置陳五兵五兵徐邈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

之五處也在北弓矢在中央也孔穎達云東方用

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五鼓劉子云劫嚴社而不爲驚靈皆

北方用楯中央用鼓也以五者應五方五色也社主土

在中主黃並于疏糜信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

四方交責之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也楊士勳云周

禮六鼓云以靈鼓社稷則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天子
用靈鼓別以方色異之而已諸侯
有社麾鼓兵皆于社陳之以劫疏楊士勛云去大夫擊門
責陰道社爲陰主責之以救日疏黑黃二色大夫擊門
于門士擊柝士卑故殺大夫士無土不立社故疏御覽柝部
非禮士擊柝但有所擊聲陽也擊聲以充陽氣疏引作士擊
柝言充其陽也劉子云日食乃陰氣大甚以上減陽光故鳴
鼓攝之朱絲索而劫之直責逆者不避其難

伯姬歸于杞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統傳也再發者杞魯屬國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劉子云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
大旱則雩祭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

社何也日陽者陰之長其在鳥則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
爲陽牝爲陰其在民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
子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
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大盛以壓于陰陰壓陽固其填也
惟填壓之大甚使陰不得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
于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大甚以減陽精以賤凌貴以卑凌尊

大逆不義故鼓而播之朱絲樂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
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辟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
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廟饋之
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鼓以驚衆辟水難使衆知戒爲禮也用牲

王制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可以已矣用牲者祀之也與雩祭禮近

以譏救日以鼓兵傳天子救日陳五兵五鼓會子問孔子曰

之也救日以鼓兵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

方色與疏按漢制天子救日食素服辟正殿陳五鼓五兵以

贊祝史陳辭以責之聞鼓音近臣皆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

令史以上皆持劍立其戸前衛尉驅馳繞案察守備日復常

皆罷救水以鼓衆鼓衆使辟水也此言鼓之得禮也按諸侯立

故用牲于社非禮疏公羊傳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謂責陰
于門尤非禮也疏于社爲禮諸侯責陰于門非禮耳說者
多誤以爲說用牲則與用不宜用反矣

冬公子友如陳

蔡不言如陳亦不言如此何以言如陳因下奔于陳也內諱季子之奔以如言之故此先言如

也

陳疏友桓公子莊公母弟凡七見經陳見友如二以外統不言

一名友如易之

補疏

今本作有古字通論語學而章有朋自遠方來有古本作友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戎者何曹也不言曹諱伐同姓曹為青州國于是不服為內病矣故終春秋魯曹無侵伐之文也自此以後不託於戎

疏

以上無狄以下無戎者西方曰戎王畿在西故先治之也狄在北故緩治之不言夷蠻詳西北

而畧東南也

夏公至自伐戎

致者得意不分伐會也

曹殺其大夫

小國無大夫曹為小國首故一言大夫以示例經惟大國齊晉宋有不名氏大夫小國曹一見其餘

方伯大夫皆名氏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大夫者羈之徒賢者也羈奔又殺賢者故狄曹也

言大夫而不稱名姓

据方伯大夫無不名氏者

無命大夫也

据曹無大夫謂大夫盟會

不出名氏以見小國無大夫之例也方伯比于天子卿其卿比于天子大夫經稱大夫不稱卿者從天子內臣之例推之歸權于天子收指臂之效卒正國君比于天子大夫其卿比天子之士以天子推之則小國卿當為士不得稱大夫故于曹以示例此為無命大夫許曹以下經但稱人無名氏其大夫未命故但稱人曹卿比于天子內臣當為元士而曰大夫卿則尊曹卿則卑皆非正辭曹非大夫而稱曰大夫疏莒邾紀錄大夫皆不曰大夫為進之若曰是可進為大夫疏以名目曹在卒正首偪以大夫賢也据進知疏按春秋諸侯三等以中等立法魯為侯從見賢以賢伯子男因其以侯立法于諸侯大夫仍從侯稱之小國卿則士也稱為大夫特不名以示例亦所謂號從中國也此為定說後來相傳此說甚微故不名之例傳以為賢為曹公羊以為眾左傳于宋不名亦有眾之說非本義也為曹羈崇也因羈賢之奔殺事同經凡沒後奔奔後殺皆為徒黨前年羈奔此殺故知為徒黨或曰羈見殺而作為明

哲保身此好盡言於亂疏傳曰爲伯姬崇也崇尊也言爲羈國而不去所以殺身也此言羈賢也羈友亦賢也主爲羈故前名此由羈崇故言大夫而不名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者何州舉之也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荊州舉而國楚徐州舉何以不國曰

蔡卽徐州之國也春秋三舉州荆徐梁是也此其伐之何中國可以治夷狄何爲不以齊主之愛之也何愛之治夷狄當自楚也

疏至此乃見徐州國不見方伯則不見其屬國十年見荆至此十六年再見徐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劉子云時戎侵曹魯夫人淫于慶父叔牙將以弑君故比年再

蝕以見戒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婦人不會會非正也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譏與姜氏會同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不序衛不至也衛專事中國桓會唯

此不疏劉子說管仲言齊桓公曰夫墾田勸野闢土殖穀盡地至疏之制則臣不如甯戚請置以爲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開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諫臣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如弦甯請置以爲大理平原廣固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則臣不如王子成甫請置以爲大司馬如欲治國強兵則此五子者足矣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力也

同者

據會不言同

有同也

據同圍齊知言同有所事

同尊周也

盟言同尊周因有同乃言同也

疏

春秋以同盟起二伯初言同者喜始集也傳以齊之於是同盟爲尊周晉之同盟爲外楚以桓主尊周右桓也於是

而後授之諸侯也

春秋至此乃以諸侯授桓爲二伯前猶有疑至此內外皆從不復疑其授之

諸侯何也

據下有侵伐

齊桓得衆也

內得魯外得宋陳鄭是得衆之辭

疏陽穀事

此得三方伯一王後常序不在者惟衛蔡故以得衆許之

桓會不致

據晉致

安之也

傳曰致君殆其

往而喜其反安之桓盟不日據內盟信之也傳曰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

盟例口渝不日如不盟大信其信信故疏桓信著于天下諸

信不日亦盟如不盟也侯翁然歸之其信

著故不仁其仁其仁昭著會無衣裳之會衣裳會謂糾合條約爲文事而會論

日也語所謂會同則以司空居守司徒與司馬同出十有一孔子

傳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不爲兵事而行者十有一孔子

日桓公九合諸侯不疏據管仲未死以前爲衣裳會也十一

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疏者北杏一二鄆三二幽五扈六貫七

陽穀八首戴九甯母十葵丘大會衣裳也孔子言九未嘗有

合者合二鄆二幽爲二會據地而言傳據實數也未嘗有

敵血之盟也孟子曰諸侯東牲載書而不敵信厚也桓公之

疏劉子曰伯成子高謂禹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

他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同位至公也以至無欲行至

公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舜亦然今君賞罰而民欲且

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

自此衰刑自此繁矣春秋兵車之會徵兵乞師爲征伐而會

日五帝不告誓信厚也

則以仁者居守故司徒

義家塾叢書

不出司空與司馬爲左四據傳洮岐杜丘淮也皆在仲死後

右所謂知者慮義者行故孔子曰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未嘗有大戰也劉子云桓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服北伐

民也桓公之愛民也伯者之本在于仁信故春秋重信愛民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陳不如者也不如而言如知爲奔此與

聘此以見原仲乃言如女叔傳曰天子之命大夫也仲字與

叔同天子賜晉原周然按天子賜晉原周然則原周原仲所食者

言葬不言卒據葬必不葬者也經無其事又以大夫不與諸

通知例不葬左氏先言卒不葬而曰葬諸侯禮不如天子鄉尊得相

言非禮卽此意不葬而曰葬惟大夫乃會葬之不通于君

則不書此通季子之私行而書之左氏云原諱出奔也不言

仲季友之舊以爲季子自以友義往葬之也諱出奔也葬則

如陳爲出使不足以起奔言奔則公子賢不忍言故言如使

若出使言葬以起出奔以不葬起非正行公子結以輕遂重

起非要盟

疏

公羊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亂也史記以季友

意亦同也為陳女所生公羊又以爲文姜子杜氏釋例以

季友與莊公同生一名同一名友言季者以與伯同生別異

之實居長故三桓以季爲首案奔陳女家也文姜雙生而使

陳女

母之

秋杞伯姬來

不言及不月不

繫事歸甯正例

莒慶來逆叔姬

莒無大夫其言莒慶以其來接我日之也

諸侯之嫁子

逆當言女叔姬自內稱之不與夫婦之稱

不敵不相爲禮

故使同姓大夫在外來者據紀履接內也朝

聘言來皆接于宗

廟與公相爲禮不正其接內尊卑不相敵也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據夫婦辭親迎言女

公如齊逆女是也

杞伯來朝

凡卒正事方伯五年一朝合期則不書莊世至此乃

書朝者則朝爲議也杞伯與伯姬同來非禮故書朝

以讒之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也會城濮會衛也不序諸侯衛不來也衛不至故有明年之戰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會同之事大者主小

戰伐之事後者主先惡戰伐故使之居下所謂客不言及也伐不日日者以至戰不言伐言伐以至之日戰也

於伐與戰

據戰不言伐

安戰也

問戰地

疏

此二句弟子問辭

戰衛戰在衛都

兵至城

疏

二字師

戰則是師也

據齊衛有師戰當言師

其曰人何也

據

皆言師齊侯二伯不得稱人

微之也

據人卑者若非齊侯然

何為微之也

據人楚不以臣敵君

今授之諸侯

內授魯親魯外授宋故宋衛雖不至而授者成其美也

而後有侵伐之事

去年幽盟授諸侯今年伐衛則明衛不服也

故微之也

微之使若微者之事非齊侯之意以為賢者諱過也

其人衛何也

据城濮戰獨人

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

不人

人齊爲貶非辟桓公之例人衛使如

衛小齊大

衛爲方伯在

二國皆微者之事則可以辟桓公也

二伯在大國例衛統

于二伯有尊卑之分

無疑 其以衛及之何也

傳例有以大及小有以主及客此衛

主客敵戰齊宋大小同言主客是也國大小異則大及小不

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

大國唯卿以上異于次國大夫以

稱人以敗何也

据燕人戰言人敗言師楚

不以師敗于人也

据紀城濮敵言師故以師敗此齊言人不得言師也師重人

微不失其序泓戰譏襄公乃以師敗于人幽會衛不至桓怒

夏四月丁未邾子瑱卒

此不日者日者起

其實進子繼父

秋荆伐鄭董子說春秋慎辭謹於名倫時物者也是故小夷言
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辟大夷而不得言戰中國言獲而
而不得言獲中國辟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與嫌于相臣之
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
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

荆者楚也其曰荊州舉之也

不言人者侵伐中國反其狄道也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善救鄭也

是齊侯宋公也人者功淺不足錄使若微者也善者功小不足錄

冬築微

公羊諱以凶年造邑左傳邑日築傳以爲虞利似有異同然下傳云民勤于力則功築罕冬築微春新延廐以

用民力爲己悉矣又云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是傳以築爲修築用民力築時更令山林藪澤各出財物以供所費非以築微爲虞利築臺乃爲罷民力也然則三傳皆同矣

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

王制云林麓山澤之地以時入而不禁山澤不以封與民

共之但以時入耳孟子斧斤以時入山林數罟不入汚池皆春秋學虞之築微設官以收其利非正也孟子

曰文王治岐

疏

經言築微傳以虞山林藪澤之利爲言者凡

澤梁無禁用凶年而更爲此故書以譏

之凶年則當弛山澤之禁

大無麥禾

劉子云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

凶饑一年而三築臺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臺榭內淫

亂之罰遂不寤改四年而死甌流二世奢淫之患也

疏

麥禾

皆冬前例應書于築微之前後書災公羊云諱以凶年造邑

也且使與臧孫告糴連文使非國記災臧孫之意如此也

大者

据無麥禾

有顧之辭也

据麥苗

於無禾及無麥也

禾實

末麥實

在夏麥實時禾正爲苗大水麥苗同傷此

無麥時苗尚秀一災不書故於無禾乃追錄無麥

臧孫辰告糴于齊

與大無麥禾連文者無麥禾之災史本

疏

子

彊字子臧孝公子僖伯見隱五年經其孫始氏臧卽文仲也莊

三十八年左傳正義引世本孝公生僖伯彊彊生哀伯達達生

伯氏瓶瓶生文仲辰按不率
達瓶者桓莊不卒大夫也

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

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

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疏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國無三年之畜一有凶一

樂

疏

早民無所食則餓殍散亡國誰與守是亡國也

年不升

謂此年無麥禾

告糴諸侯

謂齊侯

乞求

請也

不言乞求此

求糴

謂歸糴也

糴以財易粟也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魯餓

也糴言粟糴也無食時米粟不出竟告於齊乃得以財易於

齊也

一年不升遂無食而告糴

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

是國無蓄積危殆之甚

據奉使言如出竟必言如帥師會盟

疏

魯饑臧文仲言於莊

不言如非善亦如私行所以爲內諱

疏

公曰夫爲四鄰之援

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

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

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以爲選

卷三

莊公

三

渭南嚴氏孝

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夸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情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薦降民羸箠死懼乏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贖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一二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

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必餘九也不足明不足以備災禮無六年之畜曰急急迫危

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魯無一年之畜諸侯無粟諸

侯相歸粟據歸粟於蔡言歸不待於正也大司徒大荒則令

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按此臧孫辰告糴于

務稽勸分之禮也孟子曰無遏糴有無相通交鄰無道有災外不相救

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待請而糴傳言者議內也

古者稅什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豐年補敗

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
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畢入以爲出祭
用數之仇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爲越禘而行事喪用三年
之仇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所謂
耕九餘三以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已有餘不外求救於鄰國雖累凶年
民弗病也三十年則有九年之一年弗艾而百姓饑君子非
之君子孔子也非其失制用之道不言如據大夫出竟言如不繫事爲內諱
也使如私行辟國辭也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廡

延廡者

據廡人掌馬政又在延下也

法廡也

據路馬之廡名延也

南門傳

其言新

據臺圓

有故也

據雉門兩觀言新先言災有舊

有故則何爲書也

據修舊不書古

之人君者必時視民之所勤班氏云一年物有所終始歲有所

邑春秋穀梁傳曰古之人民勤于力則功築罕王制曰用民

君者必時視民之所勤大司徒四日弛力鄭司農云弛力息徭

凡使民任老者之役也大荒乏則令邦國弛力均人凡均

事食壯者之食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民勤于財則貢

二日無年則一日凶札則無力政不均地政賦少

賦也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無財賦恤其困乏也財賦九

澤及地稅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天子藻曰年不順成則

無樂至於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指本關冬築

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冬築

徵春新延廡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劉子云聖人之於百姓

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大也召公

述職當蠶桑時不欲變民事故不人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

聽聽焉

焉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劉子云蜚色青近青管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醫男女

同川澤而浴淫風所生爲蟲臭惡是時莊公取齊淫女

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戒若日今誅滅尚及否將生臭惡聞于四方莊不寤其後夫人與二叔作亂二嗣殺死卒皆

一有一亡曰有**疏**

蜚南越蟲非中國所有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不日失國也且與葬日相起

城諸及防

可城也

凡城修舊不議此議者凶年修城

以大及小也

据漆閭邱不言及大小敵城無尊卑言及

則必以大小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次止也有畏也

疏

詳見次郎

欲救鄆而不能也

據與次郎事同

不言公

據

言公恥不能救鄆也

郎不恥者滅在紀鄆已屬我爲齊取故恥深也

秋七月齊人降鄆

降凡二見八年鄆降及此皆齊國事

降

據鄆降

猶下也

鄆降鄆國辭

紀之遺邑也

據言降知邑下繫紀事知

紀遺也遺邑非齊取未盡蓋附我者不繫紀者因屬內公救大之如國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不言齊侯葬有喪主也

疏

謂紀季主之不使齊葬明季存祭祀之功

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疏

說詳伯姬卒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劉子云魯二君弒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

殺世子
楚滅弦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內遇四止于此皆齊宋大國也**疏**魯濟內地也濟水經

水從史文也此北燕邾莒之比

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齊數言遇故亦數記災大國也**疏**遇于濟

戎也莊公許之而師不出言遇明相得也

齊人伐山戎

劉子云齊桓北伐山戎爲燕開路

疏齊世家桓公二十三年山戎

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

齊人者齊侯也

據獻捷言齊侯

其曰人何也

據人微之愛齊侯乎山戎也

愛惜齊侯不肯使孤軍遠伐戎狄故不言齊侯若微者公羊以人爲既說小異

其愛之何也

據齊侯許男伐

北戎言齊侯

桓內無因國

因國所受命者齊侯爲二伯自爲主也

外無從諸侯

伐北戎有

許男此獨而越千里之險山戎在燕北以地記北伐山戎言

北危之也劉子云魯君臣曰桓公師行數千里則非之乎危

燕危之也入蠻狄之地必不反矣故危而愛之則非之乎危

有所善之也據下出齊侯善其不辟險遠孤軍深入何善乎

爾據山戎未見燕微北燕國大名顯周之別子也召公周之別

於燕貢職不至山戎爲燕禍貢職不疏齊世家齊救燕燕公

於周如成康之時通中國山戎之故伐矣劉子云齊桓北伐山

諸侯聞之皆從齊山戎爲之爲後修召公之政納貢

而出竟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逆出竟乎管仲曰非天子不

與之諸侯聞疏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竟

三十有一年

桓公因割燕所至于燕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

春築臺于郎

疏此內築臺也。與外築臺同。文者用力徵財之事一也。

夏四月辭伯卒

疏莊世不卒。小國卒起築臺也。不名起不卒。至昭世乃名。乃正卒。

築臺于辭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劉子云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

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至孤竹而欲移兵于魯。管仲曰：諸侯未親，今又遠伐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伯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何，不以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

疏戎捷者山戎之捷也。前曰

孔子曰：聖人轉禍以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齊侯來獻捷者

據齊大國不親來獻也。

內齊侯也

據內同不言使近世內本國外諸夏齊侯

不來而言來內之如親來此內諸夏之詞也。

不言使申言使

內與同不言使也。

義家塾叢書

據歸衛寶內與齊伐山戎魯不在內齊桓使獻戎捷據楚

不言宋此軍得曰捷宋不與楚捷於宋此言戎不別山者告

廟以戎救也言所獻有管子云伐山戎出冬葱戎菽布之

之周公之廟按戎菽以菽繫戎如郟鼎也

中國所無因此傳種傳獨言之以記異

秋築臺于秦劉子云公因凶饑一年而

不正罷民三時凶年均力今春夏秋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

謂築臺財用取之于山澤且財盡則怨也力盡則懟勞民

與民爭利財盡則怨也子云孔子曰治民懍懍焉若枯索馭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

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畜之則吾畜也不以道畜

之則吾讐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據築不志因凶

若何而不畏云太公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敗生

之而勿殺與之而勿奪樂之而勿苦喜之而勿怒此治國之

道使民之要也。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愛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慈。或父之愛子，兄之愛弟，聞之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或曰：倚諸桓也。倚讀若奇異也。桓能遠出討罪，莊不從，桓乃遠出爲民而功過異。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

山戎爲燕辟地。傳言此者善齊桓也。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

罷民三時。謂三築臺也。虞山林藪澤之利。卽謂築臺所費。非指築微也。齊不從

山戎，乃又不與民修養，因凶徭。惡內也。凶年勞民，糝利又倍大國惡也。

冬不雨。劉子云：不傷二穀，謂之不雨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之效。

三十有二年。曹世家：釐公立九年卒。子昭公般立，經不卒。釐公補。春秋二輪除隱。

信襄昭皆三十二年。二公合成，八入之數，統計四公共成一百

二十八年。幾占春秋全年之半，而有餘。襄公三十一年，僖公三

十三年酌盈補虛
合全卦之倍數

春城小穀

劉子云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
以爲之邑乘春秋書之褒賢也
言小穀者別于穀也
自齊言之但云

穀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以宋先齊遇禮近者爲主也
外遇三止於此齊宋衛陳鄭
經言遇

于此皆中國大國外州國通不言遇
小國亦不言遇鄆子季姬又爲變例

遇者志相得也

諸侯皆不疑也志
宋者以大主之

梁邱在曹邾之間

曹在魯西

邾在魯南

去齊八百里

以圖籍攷之
相去八百里

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

此如扈盟

也八百里遠矣桓遠出會
梁邱則諸侯從者多矣

辭所遇

方千里二百一十國今八
百里中諸侯多矣今不序

此小國是

遇所不遇

據梁邱非齊宋來往之道宋公不遇
以辭之也遇所不遇明因期地乃會辭也
大

齊桓也

不言會而言遇

遇

禮以近爲主序則當云宋公諸
齊桓得諸侯也
小國齊侯遇于梁邱反使小國主

齊侯是小齊侯故盡削小國獨舉宋以宋大國大宋卽以大齊也不嫌獨有宋者地梁邱諸侯在之辭也不嫌實遇者地梁邱非遇之辭也外疑目宋內疑目公由外及內也內相得言魯齊宋相得言梁邱由內及外地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劉子云哀姜通于慶父叔牙謀弑卒皆被辜此惡也如正卒者諱也如子般日

卒也此何所見日莊不卒大夫此卒知不卒者日不卒知不日不言刺大惡未成不目其事親親之道爲季子錄之也

疏

牙飲藥而卒非其殺之如正卒故曰爲季子諱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劉子云人主智能知賢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以莊公

不知季子之賢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能見賢而不早用卒以賊嗣

路寢正寢也

正寢君所居寢疾之疾將死爲寢疾謂移居正寢 居正

寢

據或言高寢楚宮臺下 正也 得正終 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

也

內寢婦人之居燕居在內寢至疾革則必移居不使婦人主之死當正終在內嫌褻也故婦人亦不絕於男子之手

皆以明慎
終之義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劉子云公薨子般立慶父與哀姜謀遂弑子般於黨氏立叔姜之子是爲閔公

疏

班氏云父歿則稱子某者屈於尸柩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按禮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

子卒日

据子野日卒

正也

据野正卒正卒禮詳

不日

据子赤

故也

据宣弑也宣弑自立

言卽位無所見去日以起爲弑也

有所見

据閔不言卽位與莊同也

則日

据赤無所見乃不日內諱弑以

不日一起之至于有所見則不去

疏

閔不言卽位有所見故般日而赤

不日一見不再見之例從一決

不見故也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弑子般季子奔陳慶父未嘗奔也不言季友之奔而外慶父於齊者討之也夫人至自齊

而日孫慶父未出而日如討賊之義也何以言如齊閔爲齊所立所以責齊也使慶父弑君者桓公之過也

疏

不言奔者爲下再奔地也此諱言如下乃奔之若此言奔則罪已明再入爲亂則齊桓之罪大矣

此奔也未如言如春秋討其罪放逐之其曰如何也据公子

言葬此如常辭既討其罪諱莫如深諱謂不言試若言奔

則當以奔言之乃如其罪諱莫如深則觸絀故諱欲其深

推其諱惡之心惟恐所藏猶淺所辟未盡一有深則隱則深

破綻其時惡者則有失本意故欲諱則從其深深則隱則深

縫諱諱其過務化諱如諱如諱此試諱牙殺矣諱子試從日矣又

其迹乃為諱之善諱奔言如諱之備則其事隱矣論語曰

隱惡而揚善父為苟有所見春秋微而顯隱而著諱國惡本

子隱子為父隱苟有所見為臣子之義然使別無微文見

義是因諱而失其實此不可也故有一諱必有一見諱以辟

指斥之非見以著莫見乎隱之義此下文不言即位有所見

疏見與隱反中庸莫見乎隱謂春秋隱見備舉從臣子之義

無端隱之非以養奸莫如深也但得所見則不如深之以專

狄伐邢春秋非同盟之國不言夷狄之事邢非州國此何以言

之為伐者之為晉也晉伐何為以狄言二伯一伐一救

不可爲訓故辟之也盟唐晉託之戎此伯爲託於狄自此以下皆以狄言初託戎後託狄王化自西而北也不言東南畧之也外州不言戎狄皆夷也不以夷狄言之稱子之國不言子者夷之言戎狄之事者大國齊晉宋次國魯衛鄭小國一言曹邢而已示**疏**邢不專記事此專記者見伐邢之爲晉也

閔公

按漢藝文志今文春秋皆十一卷師說以閔附莊末三年不改父道改附于篇末左氏經文則別爲一篇故古經十

二卷今從舊例以閔附莊公之末仍爲十一卷焉

疏魯世家莊公卒而季友立班十

子般於黨氏季友奔陳慶

補疏

隱桓定哀二公同二十九年

父竟立莊公子開爲閔公年文宣成同爲十八年立乎定哀以望隱桓同於二十九年其中也文宣成三公五十四年惟莊僖六十五年以較襄昭

少二年加以閔公二年春秋十

一卷前後相差惟此四年耳

元年

年表周惠王十六年齊桓公二十五年晉獻公十六年宋桓公二十一年衛懿公八年陳宣公三十二年蔡穆侯十

四年鄭文公十二年秦成公三年

楚成王三十一年曹昭公元年

春王正月

繼弒君

指世子般為慶父所弒

不言即位正也

再發傳者嫌未踰年君有異

親之非

父也

據閔於般為兄弟般未有子閔公哀姜弟叔姜之子

尊之非君也

據般未踰年未成君諸侯踰年

乃稱君者一

繼之

閔公繼子般不繼莊公以般已即位

如君父也者

據不言即位與莊公

同如繼

受國焉爾

禮為人後者為之子天子諸侯以大宗為重凡嗣君于故君皆如子不拘世次閔僖

兄弟傳言

疏

般閔以弟繼兄以兄為君父閔僖以兄繼弟以祖禰是也弟為君父諸侯盡臣諸父昆弟為之臣者與子

也同

齊人救邢

管子狄伐邢邢君出奔於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子車百乘卒千人

善救邢也

存中國攘夷狄善事也

疏

善之故言救人者不足乎揚齊桓不早救待其敗亡而後救之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先君未葬得稱君即位者禮以殯為斷未踰年雖葬不稱君已踰年未葬

得改元未殯
乃不卽位

莊公葬而後舉諡

諡由會葬不書者常事也 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

之矣

解見桓公十月乃葬故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

公何爲與齊盟閔之立齊桓與有力焉言盟以見子般之弒由於齊

也爲齊侯諱故託以爲盟納

疏

左氏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閔弒後乃由陳如邾

不能自主据世家季子

盟納季子也

此慶父與齊盟立閔公耳爲賢者諱故託以爲盟納季子也

季子來歸

此季子奔陳其言來歸何因季子之奔一月有弒君之禍不忍言其奔而以來歸喜之也何以於此乃書

因齊之盟而志之爲桓公諱也季子於莊公未薨時未討公子牙而立子般旣立般何以不能保衛爲慶父所弒何以不自討慶父而出奔陳慶父與季子賢奸不兩立旣因齊人立閔公何以能使閔公與齊會而盟納季子蓋慶父之弒子般實藉齊人

之力季子不能討而出奔陳齊近陳遠齊又賢不奔
齊而奔陳明閔公爲齊立齊叔姜子故急欲立之耳
殊甚奔陳不書既書其歸而無出文且藉齊之力而歸
制慶父魯人喜其歸既歸而再有弑君之事則又何喜
姜至自齊而曰孫子齊季子奔于陳而曰來歸文例一
也喜歸者望辭懼有禍而望其歸所以深惡齊桓也

其曰季子

据如陳不字卒字不子

貴之也

据與王季子同子者貴在名字上所謂字不如子也季子

言公子者言公子必以名故言字氏季從名而字從字而子
加二子者人之尊稱非爵也人於卑者名之敬者多字尊
尊稱之辭春秋子不爲爵雖滕子邾子亦是也稱其曰來歸
字舉伯仲正如今人字爲舉行子則稱君公之比其曰來歸
据內不言來歸與喜之也据來如外來已奔絕於國言來喜
內女反曰來歸同喜之也得之歸者以內爲家繫於內如女
反按盟納季子及來歸三傳說皆同此就經文書意言之
也內賢臣不能討有伯者而助亂皆所不忍言故託之於

此耳

冬齊仲孫來

謂之齊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

天者皆絕

說

仲孫左氏以爲湫公羊以爲慶父攻公羊子女子

其天倫也

說明知仲孫爲齊湫以春秋之法說春秋則以仲

孫託之慶父齊桓立閔公起再弑之禍爲賢者諱不可明言又

不可全失實故其說如此三傳相同一就事實定一就經意言

以原有二仲孫言來繫齊本爲例而經不見齊仲孫之文故以齊無仲孫也

其曰齊仲孫

據齊經無仲孫也**說**奔齊不當氏齊季子言來歸

陳無女原以周有單祭知同

外之也

據繫于齊**說**弑賊不再

爲天子大夫氏族之學也

奔又反魯外之弗有

其不目

據目如公

而曰仲孫據公子之

從良霄樂盈之比

父疏之也

公孫親也而日仲孫與仲遂同傳日不目公子其

言齊

據樂盈不反繫

以累桓也

齊桓立閔故起再弑之禍慶

爲桓諱而繫

齊以累之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稱人微之月者微國不地陽不復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王制天子諸侯宗廟春日禘夏日禘秋日嘗冬日蒸按此在夏蓋時祭也

吉禘

據禘于大廟不言吉

不吉者也

王制日喪三年不祭

疏

言吉者祭為吉禮除喪不言吉居喪言吉

明不吉也吉時吉不見此則名理也

喪事未畢

喪於五禮屬凶

而舉吉祭

喪大記日禘而從御吉祭

而復寢士虞記日中月而禘是月吉祭猶未配班氏云二十七月而禘通祭宗廟

故非之也

譏不三年也

疏

此今文說也古文說卒哭而成事則祭但其禮簡畧而已今又說則全不祭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劉子云閔公既立慶父與哀姜淫益甚又與慶父謀弑閔公而立慶父遂使下齒襲弑閔公

于武闈將自立魯人謀之慶父恐奔莒哀姜奔邾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魯遂殺慶父

不地

據當地

故也

據隱不地不忍言僮尸之處

其不書葬

據孫于齊葬桓公孫邾討賊辭

又為齊桓 不以討母葬子也 据文姜以妻弑夫罪重得討又實未討故文姜桓公以成其討

哀姜之討實事而罪輕於文因其甚明不加葬以此之不討葬起前之討葬也閔叔姜子言母統于嫡此之母子從文姜

夫妻言之輕一重一虛一實因文如此婦人夫死從長子非謂君母弑君臣子不當討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劉子云夫人與慶父淫弑二君國賊也但從奔起義不追戮者緩追逸賊親殺之義賊在外已為討賊議親之禮如不同國以此與文姜孫為討賊

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 据慶父言奔夫人尊與君同言奔是臣下逼逐之春秋既諱弑并諱

奔若諱讓孫位而去如善詞 疏 孫例日此不日有罪惡之也大夫言奔以君奔之故不諱

于夫 與文姜不日同慶父時者卑人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出奔例日有罪不日與叔孫得臣得幸同

其日出 据內奔不言出絕之也 上言如為辟此奔据周言慶

前奔言如而已 出失天下知此絕之言出慶

父不復見矣據上言如于此再見者弑君賊不再見見者討之也此逐而殺之言出不言殺緩追逸賊言出

而已不自言刺爲內諱也

冬齊高子來盟

天子卿稱子高子何以亦稱**臨**齊世家桓公二

母日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于魯公子慶父慶父殺閔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僖公桓公召哀姜殺之

其日來據前喜之也據來接內時魯無君高子來盟立僖

也其日高子據天子卿稱子貴之也貴者因其可貴而貴之

伯其卿亦得同天子之卿故稱于一見以明其貴餘盟立僖

公也據魯無君也與不言使何也據大國言使許不以齊侯

使高子也公乃可以使子侯如天子卿子亦天子卿之稱以

相同不稱齊公故不可言使天子大夫稱字陳侯得

使女叔是二伯得使子不言使辟齊侯爵不稱公耳

十有二月狄人衛

劉子云衛懿公有臣曰泓演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者鶴也所富者宮人

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于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泓演報使于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納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于楚丘不言懿公之死失道畧之也時文公嗣立不言**疏**衛世家懿公滅爲齊桓諱按衛侯一不志卒蔡侯二不志卒**疏**卽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衛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之父惠公崩之讓殺太子伋代立至于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

鄭棄其師

鄭者夷狄之棄民故有不君辭

惡其長也

長帥也謂高克

兼不反其衆

鄭君惡高克使將兵久而不召師散而歸

則是棄

其師也

劉子云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不顧其人忘其位之

所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與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棄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懼既已失實心矣因知之故曰有國者說傳曰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說損焉正名而已矣按此名家所祖也棄師大惡且非人情事理所無人所不受而惡長不忍其事至此不加貶絕而罪惡見者此類皆是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第二終